朝野記聞

[illegible]卯虜難
章陵追崇
湖關寇亂

3487
2902
v.2

三卷之起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虜乱

丁卯虜難

天啓壬戌中殿柳氏以諺書上疏飜譯曰邉方之憂奴賊與
天朝如彼且與我國爲好者誠非愛我國之情也我國與天
朝協力征討則渠之對敵之力分矣以此於我國無限致誘
而我國亦不欲見忤於彼賊切不出助天朝避亂唐人亦不
許接後日見天朝人羞愧矣今聞毛遊擊水兵出來恢復鎮
江因請兵于我國我國亦不快諾云我國小不顧見尙賊追
逐盡殺則我國誤天下事矣豈不痛惜　上意不欲得罪於
天朝亦不欲激怒於彼賊欲爲兩全天下事必須專事於處
決無兩利之理不得已彼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下期以一死

東271681

與天兵合力戰守雖未蕩滅虜如我不失天下大義不其可
乎今不欲見憎於彼賊功不顧見天朝自以為幸終致兩失
未免莫大之患政府大臣備局堂上不為極口利害啓面
上意從其自上所為日復一日如彼而已軍中士氣一刻為
急誠為悶望矣竊見春秋史記隣國有患莫不相救況於父
母之國至於如彼追思壬辰天朝救我之事則感淚自出矣
歷觀古史與金講和怠隋將士之心而宋終敗亡常以為恨
我國循蹈其轍未知先作何為也古將岳飛以五百殘兵大
敗兀朮謝玄以八千兵大破苻堅百萬之師虞允文大破金
主亮我國雖力疲勢弱精兵一萬可以辦出而朝廷無謀國

之臣邊鎭乏干城之將自上又無奮發討賊之意誰能爲國
死於戰場乎且我國兵馬雖與天朝協力致討將士竟效金
景瑞姜弘立等偷生必不發一矢而討賊矣此非知我婦女
所當與知不過無用一張休紙而情極沓沓敢此書啓邊方
將帥以不能討賊如我憤惋則必爲疽發背而死尤增痛哭
水路往來甚危方物雖未載持但陪表文而去聖節冬至等
皆可往矣而經年不送痛悶罔極三百年至誠事大之事盡
爲敗誤婦女計慮罔極悲慘使臣譯官等厭憚何暇計乎親
覽休紙囬下爲望○三月胡書來大金國汗書與朝鮮王知
道南朝與朝鮮父子之邦國家兵衆因此起兵朕何所不知

朕視南朝為父朝鮮為子相依不難朕征爾父南朝豈不留兵看守地方而遂輕舉妄動爾為何差人探聽消息爾來偵探吾就省倍嚴慎爾不來暗窺詎肯輕 慢忽有鎮江人民爾收太多爾既稱南朝為父母遼東城中兩井之內血水滔出北京城中血水滚流二次爾為何不禱吾地土以止血水各衙門大樹殿樓脊獸大風刮倒爾為何不祈求天地以止狂風朕但允行事無不上順天意爾朝鮮自恃強大不視天意逆天行事為南朝父母護助何益致多事耳

○四月天朝遣梁佑監軍于本國仍賜銀二萬兩以補軍需光海迎詔親告于廟社令八道收民結布以待之

○九月啓送文希顏于虜中奴酋不受贈饋不報國書恐喝
多端希顏見姜弘立而還
○癸亥三月 仁祖大王反正四月以李元翼爲領相尹昉
爲左相申欽爲右相○五月以張晩爲都元帥李适爲副元
帥平安兵使○甲子正月副元帥李适龜城府使韓明璉擧
兵反兵破而死○張晩遞李弘胄爲都元帥○明璉子潤亡
命投奴謂弘立等曰本國盡戮爾等妻子願與我借奴復讎
朝廷給弘立妾子璹堂上具儀入送以示厚恤之意兼探賊
情路梗不得進○乙丑毛文龍鎭椵島軍總五六萬自處驕
傲內我國多有不測之端西關將士無不致疑且常使人往

來虜中似有交通之跡

○丙寅五月奴賊移書于毛文龍云大金國皇帝致書毛大將軍麾下自古國家興亡皆天運循環其將亡也必災異屢降各處兵起其將興也必天默護佑動而成功昔日伊尹以夏數盡去夏歸湯太公見商數盡棄商歸周今聞將軍說我何必殺人若不殺人何人不歸遼東原是先王之民天乃賜我我甚悅喜益民益兵又益錢粮故南自旅順北至開原東自鎮江西至廣寧皆撫養之不任我命官及兵差人又有奸細來往逃亡不已是其自取誅戮非我誅之也且自這邊到俑那邊將軍不爲自安乃不分好　皆入兵伍逼勒驅來各

處殺是的邊我原以誠治國故自東海各處人民皆悅以來
又北關兀剌廻扒與我對敵箭射刀斫猶不殺它擒拿撫養
之也昨征西虜大興兵所得不如自來的順的矣至今不斷
是亦聞見撫養慕恳來故若要殺人何來故我我素謂毛將
軍明智通達何其昏然不知天時也南朝運終死殺未盡何
處不為殺死其安邦彥嵩　安南國貴州泗川雲南廣西鄒
縣各處殺人死人豈不此南朝喪亡之時也天使喪亡將軍
何救之乎昔周運終裏孔孟之聖尚不能救卒至喪亡將軍
悉知之矣良禽擇木而栖賢臣擇主而事韓信陳平棄楚而
故漢劉整呂文煥棄宋而故元此皆黙識天時擇主而事君

垂後世者人何嘗説此不忠自古天生帝王不念仇隙只念
功德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殺而相之遂成伯業敬德太宗之
仇也不殺而相之以有天下今將軍竭力辦事君臣反受禍
患邦有歹處南朝氣數已盡此各處兵起又丙辰年風刮防
拔樹乃各殿樓脊獸戊午已未王河兩流血水此非天示將
亡兆耶天運循環賢良改事將軍豈不知麼時勢如此稽欲
措置臨之不及佟駙馬與遼東廣東諸將皆從陣上得的今
皆顯官將軍若來又非他將之比也利害貽思量之天命丙
寅五月日
○遼將徐孤臣率數百人來入昌州山城有年因探報言于

我國曰近來虜中整頓兵馬措備粮械定有東搶之計貴國須知防備云云

○天朝以袁崇煥爲經畧時年二十七智慮深遠用兵如神今在廣寧多設方畧臨敵策應優備火具以逸待勞撻奴大擧累進連敗而還

○丁卯三月十三日奴騎渡鴨綠江進逼義州先使人登南山呼曰大金國二王奉命征討城中將士觧甲出降南土軍兵悉出故鄉不然鐵騎蹂躪乱殺靡遺是日府尹李莞被酒不省城中洶懼罔知所答

○十四日賊兵陥義州先是莞久失軍心人多內賊之意及

賊兵渡江軍卒解体初昏韓潤褰着荜服潛隨貘騎入城至
曉賊騎圍城潤焚軍兇一城大乱反氓開門納賊城遂陷府
尹李莞判官崔夢良等被執賊令分立南北軍其意未解各
聚左右賊盡殺添防軍因烹李莞祭天誘降夢良夢良奮罵
曰禽獸犬羊何為至此隣國之道果如是乎賊乱斫殺之即
剃本土人頭髮編其行伍降卒見弘立朴蘭英吳信男韓潤
來在賊中云
○賊首移書詰責曰天可汗賓天不即送使致吊宣川之役
一不殺戮不即送使致謝文龍我之大仇而容接内地給餉
護邱遼民我之赤子而招亡納叛一不送還吾甚恨之

○以兵曹判書張晩為都元帥發送○命諸道勤王○賊兵自義州長驅而進龍川府使李希建帶數千兵守龍骨山城座首者有内應之謀希建棄城而出○十七日賊兵至淩漢山城下巡城呼曰城中將士棄鎮出降大軍置而過去城中答曰受命守城當以効死為期賊麾兵進迫輸入飛雲長梯鱗次加城多造芻人列立於梯上衆軍相雜射矢如雨城中竭力防禦酣戰未久軍卒殆盡器具已乏賊登城追逐乱殺郭山郡守朴惟建定州牧使金搢並家屬被執乞降求生一時剃髮賊愛納其妻妾常置帳中行軍則使惟建等各牽其妻妾之騎惟建責其妻妾之失節妻妾罵其夫不忠云○賊兵

到定州搜聚唱妓樂工歌鼓宴飲○賊兵到處詐諭曰今日之事專爲前王復仇事成後各道軍兵十年復戶云此皆賊潤所爲云

○二十一日賊兵三萬六千騎先到安州城下宣言曰城中許多人命可矜無辜急速出降以圖生活城中不答二十二日午後大賊到清州江其數無量列陣于數百步之內突騎巡城大呼曰無罪南兵開門出送城中將士觧甲出降我且按兵以俟汝降戰之答先是諸將相議盡焚廬舍及時賊兵曰人家至重汝何爲自焚因賫和甚急城中使軍官稱中軍出門見賊俾探賊情二首與弘立坐橋椅蘭英等平生賊首

曰大金皇帝怒其所為遣兵征討汝國何為號牌侵虐民人不通信使不修隣好况此三里之城數萬之衆有何罪辜而妄欲相抗自取魚肉之患乎汝國何不察天時而敢與大邦為讎乎急急出降約和飮酒三盃而還之諸將慴慄金浚奮曰君父待以爵祿任以干城為臣子者所當竭力損軀報國不暇奈何一朝臨乱遽有偷生之計乎卽以譯言登城呼曰我國只知戰與死而已本無降與和耳賊曰明日屠汝勿追悔是日黎明遠近烟霧不辨咫尺賊中吹角鳴鼓吶喊颭旗萬騎駢進雲屯雷擊城中炮射一時俱發墜騎落壕死者山積前仆後入左衝右突并駈駱駝輸進長梯一時登城長槍

短兵彼此相搏勢如風火措手不及賊滿城中追逐乱殺兵使南以興牧使金浚手持焇佮倚營樓而立乱射無數衆賊一時圍注浚等遂焚焇佮屋宇騰空以興及浚父子諸將皆燒死賊兵之燋斃者亦不知其數賊盡殺城中人物又搜捕百餘人驅至陣前將殺之適元帥府和書至乃觧而放之城未被圍宣傳官有奉使入城者賊騎已逼以興曰奉命之人不可在此乃刺血書啓曰孤城受圍勢將難支若有主將督軍來援則臣等庶免陷沒之患而監司尹暄擁兵箕城一日之程坐而不救臣等死而已云宣傳官馳出以此復命

○以訓鍊大將申景禛及具宏等領京炮手及畿甸軍卒把

守臨陣○以沈晛遠為都巡撿使金長生為全羅道號召使
張顯光為慶尚道號召使募兵勤王○以户曹判書李曙聚
近邑軍守南漢山城○召還各道巡按御使罷號牌焚其成
籍○盡釋竄謫人惟廢朝凶黨不論○賊兵侵掠島唐人之出
島死者多文龍移入鐵山身彌島○張晩到平山待變平安
監司尹暄在平壤聞賊鋒已迫不為戒嚴軍民盡散○朝廷
有避兵之議以金尚容為留都大將呂祐吉為副管領都城
事○二十四日命都體察使完平府院君李元翼左議政申
欽西平府院君韓浚謙及撫軍司諸宰奉世子南下兵曹參
判李敏求巡撿使沈晛遠統禦使柳斐然東陽尉申翊聖從

之論下三道兵使領軍西下以助臨陣之守諸將皆不用命
○以金起宗為平安監使鄭忠信為平安兵使兼副元帥遣
都事拿來前監司尹暄
○二十七日大駕奉廟社主避入江都領議政尹昉右議政
吳允謙吏曹判書金瑬二相李貴叅判崔鳴吉金自點等朝
臣皆從之
○諭中外大小臣僚耆奴軍民閑良等書　王若曰嗚呼治乱興
衰有國之所不免然究其所以致之未嘗不由於一人之
得失方其事變之未作也恬嬉偷安敗度失德上怒下叛昏
不省念馴致覆敗哭泣無及循覽前牒每用傷惕不圖今日

乃蹈斯愆予以凉德遭罹否運宗社將覆不忍坐視祇畏明
命臨蒞崇高夙夜憂惧思所以保國安民顧明不足以燭理
仁不足以澤物信不足以感人武不足以制乱發政圖事動
乖道理賦繁役重民困兵疲甲子之變逆竪反噬廟額顛倒
神罷阽危深思召乱咎實在予乃予不能懲創違謬愼恣舉
措德日益昏政日益汚天災物恠式月斯生衆謗群讟靡所
不至將帥失機而予不知鄰敵伺釁而予不覺以致逆虜大
擧猝犯西鄙龍灣雄鎭一朝陷敗武備軍實盡爲賊有凶燹
內侵已過定州豨突之勢莫可沮遏深惟宗社大計兼採廟
堂群議茲奉廟社主及 慈殿中宮入于江都倘賊勢漸逼則

予亦將還幸事至於此更何言哉嗚呼遷避之辱雖使百年一值猶為大變予於四年之間已再遘焉昊天仁覆夫豈酷予靜言思之莫非自取蓋予當鼎革之會繼大亂之後不能布德行惠大庇兆庶失民之舉非止一二即祚之時有意民隱蠲除之令蓋嘗累布而奉行不稱實惠未究嗷嗷塗炭者其不謂予罔民乎此予所以失民之一也逆節累起大獄相因元惡巨魁固宜伏辜株連累及豈無冤枉一夫抱怨足傷天和況不特一夫者乎此予所以失民之二也西鄙宿師毛鎮督餉行齎而居送斗會而箕斂民窮財盡外內繹騷雖事非得已而民何堪命此予所以失民之三也至於號牌之法

本欲補逆故之缺除僯族之弊而猝舉百年廢典強束許多
遊民急於就緒未免無漸拑勒過嚴程督太容人皆言其不
便而予獨難於中輟積犯衆怒誰諒本心儒生考講實非刱
始事倣舊典亦非時宜志雖存於勸課人反疑其苛刻此予
所以失民之四也書不云乎一人三失怨豈在明況予有此
四失危亡之至非不幸也乱如此膴凶奴荐食五廟蒙塵
慈殿爰舍無兵可以戰守無食可以給夫智者不能為謀勇者
不能出手瞻四方而靡騁涉大水而無津永念時事維其棘
矣雖然天地有至仁之德未嘗絶物君臣有素定之義豈忍
棄予今予將回心易慮舍舊從新台還諸道御使急罷號牌

焚其成籍凡前後號牌事因繫徒配者悉皆宥除以與民更
始維新括良丁以定諸色軍役者仍存不改各道成籍軍案
不在焚燒之中咨爾中外士民雖以予為不君獨不感　列
聖覆燾之遺澤乎卿予喪國雖不足恤獨不感　宗祊之殄祀
八路之魚肉乎茲以一紙悃愊敷告多方其各諒予此心激
昂忠義奮勵股肱或召集義旅來赴行在或鳩聚粮儲轉輸
軍前各隨事力之所及分義之當然言非騰口實出由衷故
茲教示想宜知悉○都元帥承朝旨使姜朴兩子帰持國書
送賊中見其父諭退奴兵因探賊情弘立答書云伏蒙台手
帖慰謝懇切不勝感激僕頑命不死只期和事而竟至於此

復何言哉行間言及此境一味開陳以死争之矣今見两家見子奉國書冒鋒刃前來頗有果然之意矣伏乞令兄穩當力贊以舒廟堂之憂幸甚兵既深入軍情甚鋭不可徒以口舌争辨特降真實好意厚有禮物賞軍之資遽退師許之上也至於慶吊一節随後講之未遅事机至急高見有以諒之差使期於御前親傳文書欲知彼此一様和好此事亦至緊可宜熟講善處賊息一面便回勢不可留心焉如割奈何伏惟令監云云送書平安監司台前上状體察副使麾下事急除兄金國二王府要與我國講和朝廷連差差官弁受國書約和垂成生民之幸也今聞幕府暫住逃邑俾僕通之願

幕府早還本營安集散民大兵還時秋豪無犯云云意甚美
也仰希幕府商量進退如何伏惟云云祥原郡守許銓致書登
舊體府以平壤潰城之故昨已拿去新使未到台札茲以完壁
○北兵使尹瀰南兵使邊瀹領軍進往關西界○黃海兵使
丁好恕守黃州城賊報日急軍卒稍稍亡去好恕只率親兵
數百內集城中路潰散遣都事拿來以李楹代之
○李希建出龍骨城住在近地埋伏討賊聞金起宗來在境
內往會朝廷命削奪白衣從軍希建常潸泣傷歎出入賊路
窺覘射捕期於自效一日策馬而出至肅川境為零賊所殺
○賊兵至黃州遣差貿和要以三事一曰割地二曰捉給文

龍三曰借兵一萬助伐南朝云當初奴賊聽賊潤之言姑犯
義州以試我國兵勢及至所向無敵以此深入云
○初九日胡差劉海與姜弘立朴蘭英由開城府豊德入行
朝報至都中以賊兵已迫一時奔潰金尚容急令手下所率
放火于御庫兵戶曹大倉宣惠廳京營庫等有米綿諸庚國
儲於是蕩然尚容卽走江都露梁津頭有粮千餘石亦盡散
失呂祖吉收得數千船僅載二百餘石而去○十一日姜弘
立等與胡差九名渡江進詣行在弘立等肅拜翌日設軍威
引見胡差 上不答禮胡差大怒令譯舌開諭以晋昌君姜絪
爲回答使送慰賊陣劉海等一時還去海本遼人投降金賊

為二王子之壻者也
○賊兵初八江邊昌城府使金時若與疊入諸將措置守禦之具士卒汹惧日漸逃散偵探之人去而不還賊報斷絕義州之賊不意突至宣言曰汝國盡陷國王亦不知去處汝以一隅孤城敢拒大國之衆乎急急出降以活人命城中不答胡騎又到城外督令出降開門納之厚待以送因以軍官出門權辭答之賊亦饋酒還之是夜軍卒縋城走出時若令軍戒嚴圍束城中一時倒戈時若曰老夫守土當死封疆汝輩任意去留將卒喻城者賊追奔乱殺仍馳入城時若及他守令被執賊解縛誘降時若不屈生致義州殺之二子剃髮為

奴〇十六日島尹暄于江都市安置丁好恕于鏡城
〇二十日劉海又自平山入江都求見 天顔親開文書上
不得已從之行相揖禮來胡一人乃鏡城校民朴仲男也海
書示云不倭漢人也雖處夷地心原無傷學雖淺陋大義不
忘豈以一時之流離而失持危扶顛之大道今貴國民遭塗
炭而有人心無不痛況不倭素懷慈悲者乎智不能救貴國之
急而言語文字之間用力多矣貴國何以知不倭之此心乎
今來要講數款語以完和事竊效古人解難息紛之義捨身
命而不顧意以為貴國王知我也詎知執一而不權變信小
節而不時務似非豪傑之制亂也吾聞貴國王明見萬里獨

衒衆論若能屈一時之辱必申長久之策是得殲而避之之
道也豈不美哉今者農節在邇或迯躲於山林或潛蔵於海
島或家業失散或兄弟被虜日皆引領望一和字今貴國王
為一接見之禮不念小民之塗炭獨何忍哉吾恐金人心術
不正乖為一激必下王京王京一下危若累卵不惟就近四
郊遂受害八道生民亦不安矣機會一錯禍不忍言不倭身
處微賤寄栖他邦自覥不暇何敢與貴國王講禮節哉若以
此為常規慮不倭必為貴國謀之不通隻字冒瀆乞三思之
倘不我信於今告辭胡差賚去天啓年號且要王子為質朝
廷答以王子年幼不得赴約以宗室原昌令義信都正滿之子也陞封

君稱王虜李弘望為通信使禮單木綿三百同白苧三百疋
虎皮百令豹皮百令以牛峯縣監李祥龍為差員發金浦通
津等官人馬載送賊陣 雜錄 ○虜意本在和劉海居其間
亦以和事為己任故凡禮節間事多見聽原昌君之往也虜
初以親虜為請朝議難之海掌中書假字示之遂送原昌 谿
谷集 ○兩西軍兵或因城陷或以鎮潰已盡迸散尚未招集
南北兵使領兵來在関西而亦無戰守之地江原京畿兩道
軍兵數千潛伏瑞興平山之間而亦未出頭賊在平山等處
四散搶掠回答使入去後亦無黑白弘立仍留行在蘭英還
賊探聽賊宣言和事雖成姑留平壤待草長後入去云○下

諭統營船隻姑勿上送各道號召使所募軍兵勿為發送皆以粮餉代納○和議既定人皆痛恨司諫尹煌啓曰我國以無名之和請於賊是果不降乎　傳曰尹煌發言凶惨降字聞啓回啓曰臣言不是請斬臣頭　傳曰削奪官爵兩司爭之還為復職○咸鏡監司南以恭永興府使李積領兵覲王積未至朝廷責以不赴國乱觀望成敗以恭諉於積論啓處斬○黄海兵使李檣與黄州判官李翻文化縣令慶信後風山郡守羅德憲新雞縣令李以省領軍三千餘屯新雞賊數百不意突至軍卒一時潰散李檣以下俱被執信後獨當射賊力屈被害德憲不知去處○尹璛等在關西僻邑啓請討

賊諭以定和間停打

○平安監使狀啓价川郡守金雲龍馳報安州附賊人金德卿處姜弘立分付云兵勢堂堂所向無敵一邊開諭民人一邊春年還上斯速分給云初九日德卿分給還上極爲痛駭傳令于金完斬德卿後百姓亦爲治罪事分付矣此賊謂關西已入度內所經各官皆以我人定將留守平壤則前萬戶姜貴龍安州則僉知金德卿定州則時任座首稱名人宣川則將官鄭士良義州則千摠崔孝一皆以賊之假將聽信降將復讐輕徭之說聚會人衆專以殺掠漢人刼奪民財爲事封閉倉庫守護賊物以此愚民爭相投入德卿時方行用收

使印信号令一邑受令旗於孙立張諸城上偵探之人覩自
目覩極為痛惋平壤三縣人心貴龍梟示後稍以鎮安德卿
亦可及時梟示以明附賊之罪○江都粮餉將絶士馬飢乏
將有不忍言者五六日内四道軍米相繼而至
○江都設科只取江華喬桐豊德之人
○二十二日劉海又來决言退軍而海州延安白川等地擄
掠日甚且貿去天啓年号累日爭詰海曰如中原揭帖不書
大年號如何我國不得已如其言不書年號於國書海所持
来胡書大金國二王府致書于朝鮮國王麾下和好兩國之
願無盟誓何以信其和貴國王慳滞不誓是言和而實不欲

和也吾豈不知也近日兵兇有備士卒有鍊必欲相戰以較
勝負若然大丈夫之事也即還令身與大臣約日會戰或勝
或負再定約誓亦不遲會倘貴國王實欲真和請速為盟約
兩家罷兵生民之幸也云云翌曉接待宰臣啓曰劉海招張
禮忠要言莅盟之事答以旣送王身無王子可莅自此又為
國書以約和事此外有何莅盟之事而又為此言也海言於
郎胡郎胡艴然曰如此則和事不可成云彼若陽為肆語以
為試我之計則已一向牢執則臣等以大義斥之為計郎胡
使朴仲男偕胡差請見臣等臣等雖見之此不過莅盟一事故
臣等以不可從之意痛說於朴仲男使之開陳於郎胡矣昨

日揭帖事劉海始啓言於張禮忠昨日席上見小紙後又潛
言於禮忠臨罷又發端臣等見之無益但當以義絶之而已
令廟堂急速議處且胡差等求見弘立卽卽起送如何備邊
司啓曰從盟一欵既非二王子書中所言胡差來到初不言
及今乃提起必有所以當以起送王命與二王子同盟差官
之來又要從盟必無是理使接待宰臣據理斥絶雖和事不
成斷不可從之意答之爲當　傳曰知道
○二十四日體府別將李繼元平山探報賊兵三營移陣西
峯二十里耳昨平山大陣及原昌君一行與大臣禮單差使
員等並西峯間路轉向平山西北面秃里等處一枝自西峯

向猉獜一枝兵昨自北山向朱岩平山留陣賊盡撤去云云胡差欲與姜弘立同往賊陣與二王子相別故一時發行〇慈山郡守李廓報狀平壤衙前姜龜龍所告內遼陽有大事賊兵不久撤去私相語之云

〇兩西貢畫使成俊耉狀啓軍粮一千八百七十一石人參六十斤上送從事官崔恵吉押領入來江都

〇劉海與姜弘立還本鎮途中回書云昨不佞以和事必完結欲附而來誰想來到開城府北遇見前日差去二名金人回來說國王既不發誓就是不願講和之意等是糊塗以了事塞責吁呼不佞速回則國王處當面立誓方寸完定不然

送還王所竟到王京如此無禮之說怎麼回去復有何面目
以見貴國之人不倭達夜差人將國王委曲之情傳達二王
子未知如何但此國之人人面歎心難爲憑信須知貴國王
撤各城村舘速將粮草轉送于空地處埋窖人與馬迸躲于
深山遠遁偽將在草束燒燬如此馬無所秣人無所掠不出半
月勢必回兵無疑若二王子依我言回兵三四日另有和字
此盡心之言乞國王裁處勿爲細故慮也
○備邊司啓卽見姜弘立飛通劉海書其爲變詐凶狡之狀
有難測知而不無兩差復來之患尤極憪痛武士中解事者
二人急急馳送于弘立問其再來之由爲先馳來以憑須處

宜當 傳曰知道
○胡書又來云劉將幹事去後意謂和好已成更無他意來使又將書到大與初意相違是貴國實是誠心講盡無端殊用詐欺荅書我國事皇朝二百年受恩深重前書已盡道了今不用他話惟貴國諒悉○二十八日姜弘立與劉海胡差十三人又來江都賀盟
○三月初三日命宰臣與奴講盟築壇于江都西門外夜半敍此會于壇上刑白馬殺黑牛祭天約誓先講國書金國誓文曰朝鮮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我兩國已講和今後同心合意朝鮮若與金國計仇整兵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

皇天降禍若二王子因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禍若兩國二
王同心同德公道偕處龍天保佑獲福萬萬丁卯三月初三
日立誓我國誓文曰朝鮮國以今丁卯年甲辰月庚午日與
金國立誓我兩國已講定和好今後兩國各遵約誓各專封
壃若我國與金國記仇違背和好興兵侵伐則皇天降禍若
金國因起不良之心違背和好興兵侵伐則亦皇天降禍兩
國君各守善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嶽瀆神祇鑑聽此誓賓廳
製進又講私誓朝鮮三閣老六尚書與大金國八大臣南木大
太沈漢河世免孤山太托承害且二華康胡金薄二斗朝鮮大
臣等若與金國一毫不善如此出血白骨現天就死若金國

大臣等無故因起不良之心亦如此出血白骨現天就死二
國大臣各行公道毫無欺罔欽飲此酒藥食此肉皇天保佑
獲福萬萬胡差行條朝鮮與金國即以講完和事自今以後
兩國各守封壃不許計仇永世相好有違此約皇天降禍云
云是日辰時海等歡喜回故弘立亦與同從刷還被擄男婦
毋令所搶掠然後還來
○平安監司狀啓義州留屯之賊以其州民定督農官五家
給一牛使之耕種云云
○兵曹判書李廷龜户曹判書金藎國吏曹參判張維往見
胡差於燕尾亭論定約條以不踰平山一步地盟定翌日撤

兵還稱以兄弟之國撤兵之後不復踰鴨綠江虎且天朝乃父子之國二百年恪謹服事今不以與汝國和故背叛也劉海龍骨大等運日力爭劉海忽拱手曰不但禮義忠信可冠於天下也奔竄孤島國危如髮我兵若一蹴則開城王京便為灰燼兵鋒遍於國中不亡何待而猶守信義終始不反天朝誠可敬也我當以此意告於二王子即為書夜半馳一騎問之二王子答以朝鮮不背天朝亦好意思任從其意只與我堅定和好盟約而來劉海書示歲幣無數公與二宰力爭盡罷歲幣只以若干稱以送禮為犒軍之資胡差從之賊欲於會盟時刑白馬白　上亦從盟歃血廷議皆以為不可　上

下教曰以如此人心兵力軍律其果抵當此賊乎旣不與之和好而誓天不從盟事乎雖今世非之後世議之予當從盟公聞之涕泣進曰 聖教至此此實恢復之基但自上亦在憂服中不可親行歃血之意已極言於胡差此則臣已當之 上只於本府大廳焚香使承旨讀誓文而公與吳允謙金瑬李貴申景禛等會盟於西郊壇所翌日撤還其後劉海還入天朝極言本朝不背天朝之狀 月沙集

○對馬島聞我國有胡乱貢献鳥銃三百柄長槍三百柄焰焇三百斤仍請赴援

○賊兵退向安州鄭忠信尹灊等結陣示威賊先以突騎馳

統掠陣招尹潚等進至旗下奴酋曰約和退去汝是何人勒
兵相待答曰守土之將不敢離境姑待命令豈敢為戰酋曰
雖已定和汝兵甚盛兩軍一交以決雌雄可乎答以不敢奴
酋釋之而去云
○初諸城瓦觧士民波散父母妻孥各不相保鐵山縣監鄭
鳳壽招募散卒彝言復讎聞者樂從遂整軍埋伏討捕前後
斬殺累百事聞陞堂上除授嘉山郡守自後應募日衆軍勢
漸盛備粮繕械入據龍骨山城義安諸陣之賊累進累却死
者無數一日各處之賊合勢大進圍而攻之連日未決賊中
三將率數萬兵潜從山後險處欲攀登擱入鳳壽先知其謀

令精炮三十秘出城外埋伏草間教不窺軍卒只候三將各
放十炮三酋果立馬巖上督軍三十精炮一時俱發三將墜
馬轉巵而死軍卒驚駭四散奔潰斬馘幾數百級遣幕下申
士張起陳疏献馘朝廷賜鳳壽爵嘉善陞龍川府使兼本道
防禦使金完以下諸將皆受其節制持授張起堂上而送之
○胡書大金國二王府通書于朝鮮國王麾下昨日來書於
内云三路分兵擄掠我民前因各處殺差往人役故此報復
云既已盟誓又散兵搶掠天地神明亦豈敢不致怪于貴國
乎天為何怪我我要親從盟以後不遵盟約天必怪我貴國
從盟之後先就背盟殺我差入天誰怪歟我不想如此處我

天賜王京與八道有意于我在此為王我不肯居還留與貴
國只說呼我為兄弟內感為父母如此况罵有是禮乎貴國
莫説我我在島中其奈我何我一到王京八道盡屬于我雖
在海島水能為田魚能為民乎跟随大臣各戀房産豈不説
王來降乎聞説王多知事之人我如此相待如何不以好念
我况奈送來禮物又不如數又不是值錢的物件我只説不
拘怎麽完了事就罷我當做予不知道世事的我怎莫不知
道年年進貢南朝其欵數與我不得説過也不惱了既差人
遠來已十五日平壤地安州一帶地方僅如命矣此後賊兵
盡渡清川江

○十三日 鶴駕發全州向江都○二十一日罷臨津防守軍○四月放江都各道勤王兵

○初十日 大駕發江都祭金浦先陵十二日還都○三司合啓張晩旣帶元帥之任手下雖無軍卒所當身先賊頭指授諸將而先自逃竄深入山谷有若避乱者然請命遠竄乃命中道付處○㺚奴送差恐喝曰講和之後渝盟用兵是何道理答曰講和金兵不即渡江留在我國搶掠不已各道之人奮發復讎旣非命令又難禁抑云云奴與護送官李弘望相議刷還被擄男婦萬二千餘人金搢朴惟建等夫妻並在於此以降賊充軍六鎭胡差求索倭刀五百柄而去

○奴賊又圖龍骨鳳壽急告於毛營賴以支保
姜弘立朴蘭英代質其子曰留本國吳信男無子還去我國
請得韓潤賊不聽
○五月遣權貼將奴賊陷沒二道國王播越海島曰賀盟等
情奏聞
○十三日三殿自江都入京
○劉海領數千兵與原昌君自湖中到鴨江列置軍兵於一
路與家丁數百直到京城以 上不為親迎發怒 上不得已接
見設酒飲酣以至叩背而罷弘立蘭英在虜中娶女及出遼
東各給遼民五百餘口以備使用至時海率兩女出來遼人

男女皆從至京中無給餽之路分送各道
○天朝聞劉海之本是遼人下詔贖捕勿論中外人即除荊
州刺史加銀萬両毛營容帖我國調採雜錄○戊辰夏海改名
興祚率其弟興基興治興良等焚其家舍若燒死狀來降于
毛營文龍既死興祚耿仲明等從袁經畧而去以副揔陳繼
盛領沈世魁劉興治等守椵島庚午三月興治反殺陳繼盛
領而張燾等又殺興治荷潭
○六月以國儲蕩竭玉堂啓請民結收布以補需用　上以
乱雖中民亦瘼矣不允備邊司通文京外出布其文畧云京
中時任宗親文武百官則依定式出布如有加出之勢則不

必拘於定式如無準備之路則亦不可必須其數至於前銜儒
生兩班之不爲兵者及百姓商賈胥吏中自願出布者亦不
限其數隨力所及外方則監兵使守令邊將勿論職之高下惟
視力之厚薄勿爲侵及民間自官隨便措備勿拘多少上送
云云
○義州留後之賊捲兵渡江○姜弘立還土之後漢女又來
所率亦多轉成心病因致殞命毛將聞之推其女而去毛差
下兩湖刷還姜朴所率唐人八十餘名而去餘皆藏匿（並雜錄）
○當時死節之臣義州府尹李莞判官崔夢良副元帥平安
兵使南以興防禦使安州牧使金浚龍川府使李希建昌城

府使金時若文化縣令慶信後

劉海我國晋州人本姓愼名敏父應昌萬曆二十二年晋州遭倭変一家九人被掠海十一歲入劉提督綎軍冒綎姓変名為海請以差官来海乞下晋州尋父朝廷不之許使其父乘馹上來初其爺六歲入倭學醫蓄財貨聞父為俘賂百金貫之是年刷我本土民與父偕還　上官應昌六品軍職以慰之旣與綎征虜戰死 於于野談

章陵追崇

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以定遠君之子於 宣廟爲孫時
仁穆王后方以大妃在東朝而定遠君夫人迎入闕內矣禮
曹啓曰 聖上入繼大統之後其於私廟當有合行典禮而
未敢遽爲稟裁令因癸文頭辭儒臣博考大臣獻議皆未有
折衷之論禮稱爲人後者爲本生降服朞稱伯叔父母此實
古今之通議也 殿下旣繼 宣廟之後則其於本生封號
大院自有德興故事倣此以行更無異議惟其屬稱未有明
據宋英宗之於 仁宗我 宣祖之於 明廟皆叔侄行故倫
序甚順英宗旣爲仁宗之子不得復以濮王爲父其稱伯叔事

理甚明今我　聖上繼　宣廟之後以孫繼祖禮也而禰位則闕焉正統固不可紊天倫亦不可闕凡人父之父為祖父之兄弟為伯叔有祖而後有父有父而後有伯叔今於所後既無稱考之地而稱伯叔於所生情理俱舛今日之事與漢宣帝畧同宣帝繼昭帝之後以姪孫承從祖也其於本生史皇孫不得不稱考悼考之稱其誰曰不可不惟立其寢園不置後稱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未免嫌貳故程夫子謂之失禮乱倫是實防微之意非以考字為非今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別立支子以主其祀祀典封號一依德興則重宗統報本生之道似為兩盡矣或以為伯叔之稱濮

議為定論漢宣帝之稱皇考程子謂之失禮稱以伯叔為當
云此說亦似有理且德興祭文頭辭則或以為當稱從曾祖
而臣等之意德興於　宣廟既為伯叔則於　殿下當有降
殺之義今於祭文只書德興大院君而屬稱不必書也兩款
論說不一久而靡定議大臣領議政李元翼右議政鄭昌衍
議就該曹所議而究之私廟稱大院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
而不加孝字依德興廟例立支子以主其祀德興廟祭文只
書德興大院君而不書屬稱此說似為近禮云　傳曰依議
月沙集○禮曹啓辭致祭祭文則稱考而神主則仍書顯考
今於大院君封號後改題主時以支子題傍題事議大臣領

相等議依此施行 傳曰改題姑停告祭先行 吏曹判書
申欽所啓下批節目非便何以爲之領相所啓旣爲啓下不爲
下批直書事允下
禮判引見時 上曰兩私廟先妣位不可不並行告祭禮判
曰德興大院前告祭亦未知必合與否況德興之先妣則代
數漸遠只是 先王後宮何必並告於此乎此祭當奉出正寢
而行之豈可祭於祠中德興君今若在世當在北面之列固
無告祭之禮但以 宣廟私親故上推 宣廟之意而尊
之故不敢獨告於定遠並行告祭此意則好矣其先妣則代
數漸遠只是私家婦人恐難並告 上曰然則勿爲亦可下

私廟先妣位則於予甚切近禮判曰金長生極以為難或欲
稱考或欲稱叔終乃動於程子論漢宣失禮之議且以為人
後者為之子為本生當為伯叔之議有此別論小臣亦豈不
知其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雖以孫繼祖或以叔繼姪當為
父子云而殊不知 殿下為 宣廟之子則定遠於 殿下
當為兄弟何得謂之伯叔 殿下於 宣廟有父子之道而
無父子之名於定遠有父子之名而無父子之義既不得以
所生為父而於所後又無稱考之地則天倫闕矣決不可為
也 上曰此則然矣禮判曰金長生以稱考為非者蓋有深
意是亦好意思蓋慮偏重於所生而後日或有加隆之義有

此防微之論也

以禮曹啓辭連珠府夫人奉移梨峴宮後以啓運宮啓下供上物膳與 大妃殿一樣未安依王妃殿例爲之而除各道方物及到界進上議政府六曹節日外京畿朔膳等一依橫看進排事議大臣施行 月沙集

甲子禮曹啓曰 月沙 私廟典禮上年夏臣曹已爲考據經史參酌情文議大臣定奪依德興故事稱大院君別立支子以主其祀親祭之時祝辭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之意入啓允下矣今者朴知誠李義吉等異論橫生淆亂是非臣等之意以爲莫重典禮既與儒臣考據大臣議定啓下

遵行已久不可以一二人僻陋之見有所更議之意仰陳矣
筵中伏承 聖教朴知誠金長生之論何説為是云金長生
之論雖有曲折之差殊大意則與臣等同朴知誠之論則錯
謬甚矣請以先儒所論定為證而更為陳辨儀禮曰為人後
者為本生父母降服朞雖為祖後為伯叔後其於所生則當
降服朞此乃聖人不易之制也朴□之疏乃引儀禮為君之父
母君服斬臣從服朞之説謂今於大院既當稱考不可不服斬
云此甚錯見處賈疏所謂君之父母者合立為君而或癈疾
不立而已受國於祖者云此指繼統合立之君癈疾不立其
子嗣立後其父母死者也金長生守經之説固是正論而但

並與稱考而為非所謂稱考只用於祭文頭辭雖無甚關係
於大段禮節亦不可不為之辨若以宋英宗之於濮王我
宣廟之於德興之事論之則當稱伯叔不可稱考事理甚明
矣今我　聖上上繼　宣廟之後以孫繼祖則不可以宣
廟稱考既不可稱考於　宣廟則又何得以稱伯叔於大院
乎今日之事與漢宣帝事正同司馬光之言曰漢宣帝承昭
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不敢尊其祖為皇祖云
蓋其祖則昭帝之兄也與昭帝相逼故不敢稱祖其考則與
昌邑同昭穆昌邑既以罪廢稱考於史皇孫無嫌逼之地故
也故呂公著亦曰宣帝以兄孫嗣從祖故稱史皇孫為考無

兩考之嫌云故其時建議稱禰考先儒未有貶議及其後也稱皇考立寢園不置後為非非以稱考為非也是以漢光武上繼元帝之後而立四親廟於舂陵未為不可而朱子與何叔景論此事曰若立兄子為後以主私廟則最得禮之正云此實臣等請以綾原為後之意也凡人父之兄謂之伯叔父之房謂之叔父今 殿下既無稱考之地則其以大院為伯父乎為叔父乎若以 宣廟為考云則大院君當為兄何得為叔乎先儒氏論漢宣帝之事曰昌邑則以姪入繼考昭帝子也宣帝則以從孫入繼若陞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故於所生之父直稱之曰考而已云此甚

分明說破故臣等只以儀禮所謂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降
服朞之條為斷曰服則不可不降而父母之名亦不可廢也
然事係重大議大臣定奪何如 月沙集
弘文館啓辭 愚伏 臣等謹按漢宣帝初卽位下詔令為故皇
太子議諡有司奏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
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
史皇孫諡宜曰悼後有司復奏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
立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
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為
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

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以變易者也宣帝稱其所
生為皇考乱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
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期親
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体别立殊稱若
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
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光武皇帝建武三年
立親廟於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十九年五官
中郎將張順興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嗣
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
以卑側尊不合禮意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

後祖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
帝舊典願下有司時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
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
尊為祖父可親奉祀成帝以下有司行祠別為南頓君王皇
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群臣奉祀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
恩詔可致堂胡氏曰西漢自孝成以後三世無嗣王莽簒時
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乱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
與哀朝尊宗藩統事同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純等建
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寡恩之誚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
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

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宋英宗初濮安
懿王合行典禮詔下公卿議司馬光議畧曰為人後者為之
子不敢復顧私親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
母為帝后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敢引以為聖朝法臣以為
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賈黯之議亦同上歐
陽脩以為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
孝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太后聞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
議稱皇考上詔曰聞集議論議不一宜權罷當令有司博考
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
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為五

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
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皆留中不報司
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內者詔羣臣議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
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
一人異辭而政府之議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
聖聽謂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
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者以
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
為中興其實創業而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
宗之子以承大業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

則置仁宗於何地乎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卽宣帝所生父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凡孫遹嗣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令陛下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絶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為兼得而其親字既稱爲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程子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以上三君所處有得有失而皆有先儒定論其間或有

與今日事体徽有不同者而臣等不敢有所去取並爲書啓
政院啓曰有敬陵叅奉李義吉者疏論大院君崇奉之意而
肆言無忌有若敦迫君父之爲者極爲寒心此是國家莫大
典禮上年禮官與儒臣叅考經史裁酌古今定議于大臣非
不詳盡而乃有一種異論倘於朴知誠之疏蓋已駸駸然有
廟饗之意而猶不敢公然道之今義吉則直曰　殿下之宗
廟爲　殿下父祖曾高而設也其言之輕率踳妄又已甚矣
至於廟寢廡之喻尤極無謂臣等固知此等無理之說不足
以熒惑聖聽於議論已定之後而區區之慮猶不敢昧然捧
入敢此仰達 愚伏集 ○甲子冬經筵愚伏曰李義吉之疏極

其無理朴知誠之疏雖有廟享之意而猶不敢公言之義吉
乃其一家人云而其言如此矣月沙曰朴知誠亦讀書人非
必有迎合諂佞之意而然也似是獨學故其於說禮識未透
見未到耳 上曰金長生之論朴知誠之疏何說為優愚伏
曰金長生則以為為人後者為之子既以 宣廟為考則不
可又以大院君為考云此則似不然矣若以 宣廟為考是
稱其祖也今 殿下則雖繼 宣祖統以 宣廟為祖則雖
以大院稱考亦無所害故前日與禮官相議以為稱考而不
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云者亦臣之此意也月沙曰金長
生以為人後者為之子雖以叔繼姪當為父子云此則但以

宗統為重而臣等之意倫序之不可闕亦重矣然金長生之意亦深遠矣蓋慮重於私親則或有後日加隆之邪議也到今見朴知誠等疏謂臣等曰防微若不斬絕則必有如此邪論希旨固寵者相繼而起不聽吾言今果如何云朴知誠則以為稱考則必行斬衰斬衰則祭祀之禮不可不致隆云此失其宗旨之言也李義吉疏則曰 殿下宗廟為 殿下高曾祖禰而設也云其言極無理 上曰禮文則未之知矣稱考則似無不為三年喪之道理愚伏曰尊祖義也親親仁也義之所在恩有所屈若繼先祖之統而有子之道焉則厭於所尊故不得為私親而服斬也明矣月沙曰臣前日所啓

殿下於 宣廟有父子之道而無父子之名 殿下於大院
君有父子之名而無父子之義者盖為此也
豁谷典禮問答曰或問今之為追崇之論可得詳言而明示
之耶對曰曲禮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先儒觧之曰父之
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
卑之非所以敬其親也喪服小記曰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先儒觧之曰祭用生者之禮
盡子道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喪服小記又曰大夫不得祔
於諸侯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先儒觧之曰公子之為大夫者
不得祔於先君之廟儀禮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為公子公子

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先儒觧之曰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人不得祀別子也春秋穀梁傳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先儒胡文定公亦引用其說若以儀禮禮記春秋傳為不足信也則已不然茲五說者自足以斷今日之禮矣夫既曰不為作謚則追崇之際凡廟號尊謚之上皆違禮矣既曰尸服士服則先親本位應服之外不敢有所加也服猶不可況加之以名位乎既曰不得祔於諸侯則入廟之非不待卞而明矣既曰不祖公子則為始封之君之父而猶不可祀以為祖況於繼世之君又安可尊其私親上列於五廟乎既曰不以親親害尊尊則隆其私親上干大

統至於經祧祖宗者其害於尊尊亦大矣一或曰歷代已行
之迹亦可得以言耶對曰昔漢宣帝追尊悼考程子非之曰
亂倫失禮甚矣范鎮亦譏其以小宗而合大宗哀帝欲追尊
定陶恭王師丹曰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晋元帝詔琅琊
恭王宜稱皇考賀循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
從之光武初立四親廟於洛陽旣已用張純朱浮之議還其
廟於舂陵而名號無所加胡致堂稱美之以爲寡恩之誚不
聞於當年失禮之議不生於後代一或曰若如儀禮禮記則
周公之追王大王王季亦非耶對曰何爲其然也此乃創業
之君之事也儀禮禮記之云所以通行於天下而繼世之君

所當守也夫追尊之禮夏商以前未㕣有也武王既有天下
周公推原文武之志本王業之所由興遂有追王之舉盖以
義起而不拘於前代之禮者也既已又制為禮法以教天
下後世使繼世之君下及大夫士皆以為則若儀禮禮記之
云是也與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中庸父為士子為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之文同其意也然則創業之君之可以追
尊與夫繼世之君之不可以追尊其禮皆出於周公非有
異也一或曰人之欲尊其親一也繼世之君獨不得如創業
之君其故何也對曰創業之君建邦啓土肇立宗廟以祀其
先則推本王業之始盡其崇本之禮於義當然且無所妨壓

固不可已也若夫繼世之君承祖宗之統處祖宗之位乃以
生我之私恩尊其本親躋祖宗之位而混祖宗之統則下焉
而子爵加父有乖於敬親之道上焉而卑孫祔祖大　於尊
祖之義不惟是也七廟五廟昭穆有數若有所升必有所祧
升不當升之私親祧不當祧之祖宗循恩蔑義以親親而害
尊尊自古叔季之君致隆私親取譏於天下後世者盖以此
也一或曰諸說甚備其義甚嚴此皆爲爲人後者而發其與
爲祖後者義例不同子乃擧此以議今日典禮無乃未之思
耶對曰不然人後祖後義例既殊名號之稱喪祭之制容有
不能無差别也至於追尊之典則禮經直言子之於父不可

以已爵加之初無卞於人後祖後也夫爲人後者旣稱本生爲伯叔而建非正之號加之於所稱伯叔之地則誠不免兩統貳尊之譏矣若儀禮禮記之文乃是通論子之於父禮當如是非以論爲人後之禮也至於先儒所論雖爲爲人後者發與今典禮差有不同然其由藩邸而奉大宗尊私親而干祖統則其義不嘗異也一或曰自古帝王漢光晉元之外尠有不行是禮者身爲萬乘之主欲致隆於父母此亦人之至情子何非之深也對曰非然也昔孟懿子問孝夫子荅以無違無違者不違於禮也子之於親生事葬祭悉合於禮然後方可謂之不孝然雖隆其名號侈其儀物以極其隆盛之觀

其於孔子之訓乖矣尚可謂之孝乎一或曰今之議禮者或言 主上上繼祖統而太廟見闕禰位業已稱大院君爲考則不可不列於昭穆此言亦有所掘耶對曰此今日追崇之論所由本也夫國之有宗統猶家之有宗法也然私家宗法則無論尊卑貴賤只以祖考子孫爲承繼之序故雖高曾爲公卿祖禰爲士庶不害其相承也若夫帝王宗統異於是必賤其位然後承其統不然雖世適元子亦不敢與於大統非可以私恩厚薄有所與奪於其間也古之人君或有以兄繼弟者曹之僖閔是也以叔繼姪者唐之宣宗是也以從祖繼從孫者晉之簡文是也以從孫繼從祖者漢之宣帝是也無

論屬之尊卑親之遠近既襲其位則繼體之義便同父子典
喪承祀禮無差別此豈非以宗統為重者乎唯其以宗統為
重故不踐其位則不得與於其統不與其統則不可列於其
廟此常經通誼也春秋傳曾僖公文公之父而閔公之兄也
閔以弟先立僖以兄繼閔先儒以閔儒之於文公當為祖禰
是僖公當以弟為禰廟而文公又當以叔為祖廟也胡傳曰
襄公哀公之皇考也祭法以曾祖廟為皇考廟蓋襄公者哀
公之祖也襄公傳其子昭公昭公傳其弟定公定公卒而哀
公立故定公當以兄為禰廟而哀公又當以叔為祖廟而以
祖為曾祖廟也朱子周廟昭穆圖孝王以懿王為昭是叔以

姪為禰廟也夷王以孝王為穆是從孫以從祖為禰廟也宋
廟昭穆圖太祖太宗哲徽欽高各為昭穆是皆弟以兄為禰
廟也然則昭穆之位唯當以繼體為序祖孫兄弟皆與父子
無異矣夫春秋之定制既如彼朱子之定論又如是則今日
之論廟制當斷自　宣廟為一代而五廟九室皆宜以此推
之然則所謂廟闕禰位者盖亦未達於此義耳或曰昭穆
之制既如是則凡繼襲之君雖兄弟祖孫皆可以稱父子耶
對曰不然夫繼代而嗣位者皆嘗為其臣者也君臣之義猶
父子也故既嗣其位便有父子之義喪而三年廟而稱禰固
也至於天屬之稱生我者為父生生我者為祖自有一定不

易之倫序非可變改也故春秋傳既以閔僖為祖禰而何休觧之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之於文公亦猶祖也范甯曰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父祖為喻胡氏曰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也又曰僖公父視閔公吳澄曰閔僖曾為君臣義同父子盖以閔僖非父子而義同父子故其廟非祖禰而亦稱祖禰然則廟可以為祖禰而名不可以為父子也又魯夫大公子遂之子公孫嬰齊為其兄歸父之後何休以為弟無後兄之義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又曰不與子為父孫疏家解之曰嬰齊後欥父若為歸父之子然故反亂昭穆之序言失父子之親者若

後歸父即不為仲遂之子故也胡氏亦以其說為是夫以宗
繼兄之位未為不可若便為父子則其如壞亂天倫何哉以
此論之所謂廟可謂祖禰而不可為父子者可以信其必然
而無疑（）丙寅啓運宮初喪合司愚伏為大憲啓略曰因極之中
許降三年之服在廷臣僚莫不咨嗟感激而惟杖期一節未
能釋然於群下之心繼而有與出繼有異綾原不當為喪主
之教祗伏覩聖教然後始知當初降服之教特出於為 慈
殿所厭而宗統之重反有所不暇顧也請亟命綾原君為喪
主自行不杖期之制凡事之嫌於國葬者並皆寢罷
丙寅備忘記禮云天子諸侯之父雖士祭以天子諸侯又曰

祭從生者盡子道也今喪祭禮雖無傳教自有可行之禮都監慢不致察凢祭用寃血不為措備前頭魂宮山所所用之物及節目亦不留意磨錬都監所為殊極非矣似當推考今姑置之今後各别察為無臨時窘迫之患以禮曹啓辭　傳曰近日本曹堂上皆懷厭若以托病不出為能事節目講定似無其日矣　傳曰以綾原君為喪主事大臣引據禮經前後有請不得不勉從其以倘為喪主　禮曹啓辭節目别單

荅曰如是戕殺則殊無祭以諸侯之禮凢祭一依五禮儀

施行事傳教矣家禮只行三虞故世皆通用而考據禮經五虞語以為稍别之地禮所謂葬以大夫祭以諸侯者指饌品

而言如孟子所謂前以三鼎後以五鼎是也今此各奠各祭
饌品則皆用國葬之禮而至於七虞卽非吉祭且涉煩逼依
前以五虞磨鍊大臣之意亦然敢啓　傳曰依啓[illegible]禮書啓
辭因都監啓辭初虞祭初獻禮自　上當親爲之事傳教矣
今於虞卒哭則一依典禮行之而返哭之後擇空日別爲親
祭自　上行初獻禮世子爲亞獻則情文似爲得宜議于大
臣則左議政尹昉議旣有喪主則虞卒哭依禮文行之後
別祭親行果合情禮右議政申欽議虞祭初獻禮欲自　上
親行雖出於罔極之至情旣有喪主則依該曺啓禀爲之別
祭時親行允合情禮　傳曰知道。月沙集

以延平劄子問于大臣則左議政尹昉議觀此劄辭極論初頭降服之非末端以虞卒哭自上主獻爲當云當初廷臣之議盖以　聖上既承　宣祖大王之統則所生之親似不得不降其服故初喪則屢請蒙允而定爲杖期則三年喪之人似當爲喪主故據禮屢請而亦蒙聖允至於劄内所謂嫡庶貴賤之語元非　廷臣之說亦非廷臣所敢出也只是後来攻廷議之疏始有此說耳既定喪主而題神主傍題之後則虞卒哭之獻喪主似當主之而自　上别爲親祭亦合情禮故臣與同僚因該曹啓辭妄爲獻議今不敢變其初說　傳曰俌既爲喪主虞卒哭初獻俌行之於禮似當矣雖然子無出

繼之事初獻禮自己爲之亦無不可依劄辭施行　禮書啓
辭國無二廟喪無二主綾原既爲喪主以孝子主祀今於虞
祭不行主獻有違常經自　上別行親祭備禮獻奠宗合情
禮今以一人之見遽改已定之禮更與諸臣熟講以處三司
亦論執七啓乃允初再虞依儀註喪主行獻至別祭時　殿
下親行也子爲亞獻
崔鳴吉劄畧曰臣取禮記喪服付卷考之則尔見古文茫如
捕風獨其中所謂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諸侯則爲其母
緦云者畧似彷彿於今日見鄭經世問之則經世出案上儀
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一條示之仍引據他書辭說甚

多且曰玉堂亦有此論幸甚云數日張維以小札問聞令力
主服緦之論此禮與今日逈然不同須待面討臣又往見則
維曰母固有適母庶母父亦有適父庶父乎借使令喪爲大
院之喪則亦可以爲證乎臣聞大悟即見鄭經世傳此語經
世憮然稱善自此其論遂止臣又聞大臣及禮官以爲人後不
杖期爲定云而且見漢書宣帝時有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
降其父母不得祭臣以爲孫繼祖者降其父母已有古人定
論無復可疑遂從不杖期之論見張維言此意維曰今日事
與漢宣帝不同不可以爲人後論宜從父在母喪之義服杖
期云臣初不以爲然久久思之其言果是仍又自疑曰既非

為人後則父母之服自當三年其為期者何也盖張維已知群議之不是而又惎宗統所壓不可無降故為此義起之論也維又曰三年之説可以東可以西臣謂維曰天下寧有可以東可以西之禮文乎又曰於是出而語人曰今日之禮當以三年為定聞者大駭到處指笑又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斯乃天地之常經而不改也然而禮有降殺情所屈伸取考之於經母之服應降者三庶子為父後則為其所生妾母服緦父在母喪及為出母服杖期是也父之服應降者一為人後則為其本生服不杖期是也又曰太宗無後將絶則取同宗族人中支子以為後而其為後者為尊祖之義甚

重故謂所後爲父母而不敢以本生父母爲父母故其服降而同於伯叔父之服斯所謂不貳斬也斯所謂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且所後之父早卒則爲其所後之父之父若祖代行三年一如適孫之爲祖後斯所謂或後祖或後曾高祖者也今之議者以親孫爲祖後者擬之於族人之支子後大宗之例此臣之所未曉也夫人有子則傳子子死則傳孫理之常也不幸無子又無孫然後不得已取同姓之支子以爲二者之相去不啻千里而論者强以同之何哉且所謂不貳斬者以其服斬於所後故降期於所生何則不貳本也非爲人後而降其父母則是無一斬也無一斬則無本也豈其可

乎或者曰今 大王大妃在上而服斬於今喪是亦貳斬也
此又無理祖在而遭父喪者其可諉以不貳斬而降其父之
服乎又曰禮又云祖不壓孫盖以父之服無可降之義也壓
於父而降其母之服則臣固聞之矣壓於祖而降其父之服
則臣未之聞之也故臣以爲設令今日宣祖大王在世此服猶
不當降也又曰遭孫條曰凡父母於子將不傳重於適及將
所傳重者非適則服之如衆子以此觀之癈疾之父祖旣不
得傳重則其不得封爲世子而其服與衆子同也審矣其祖
雖以衆子待其子而爲其孫者不敢不父待其父初非以當
立而服之者也又曰昔晉蔣萬問范宣曰適孫亡無後次子

之後可得傳祖重否宣荅曰禮爲祖後者三年不言適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 况見有孫而不承之耶庶孫之異於適者但父不爲之三年祖不爲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此條問荅分明盡出今日事者也又服制令曰無適孫則適孫同母弟無同母弟則衆長孫承重詳此二條則 殿下乃承重者也非出繼也爲祖後也非爲人後也玆豈非的然明甚者乎大抵無論適孫庶孫其爲受國於祖則一也無論當立其爲君之父母則一也寧有適孫承重則得以父其父而庶孫承重則不得父其父者乎李貴朴知誠之論以大院君爲當立之父蓋其意以爲光海未廢則大院君固爲 宣廟之

衆子而　殿下亦爲　宣廟之衆孫矣光海父子以幽廢母
后弑兄殺弟之故得罪於宗社臣民於是　殿下以宣廟長
孫奉大妃之命爲　宗社之主向使大院君在世亦必爲玄
宗之相王云如是立論亦自有理然臣不以爲是者抑有説
焉古人有言曰國家安則先適長危則先有功又曰除天下
禍者當享天下之福　殿下當倫紀斁絶生靈塗炭之日躬
倡大義以除禍乱　宗社之托不歸於　殿下而歸於何處
乎　殿下既以直嗣祖統無所旁繼則不以大院君爲父而
以誰爲父乎既爲　殿下之父則非君之父母而何哉然則
區區適庶長少之説固不當與論於今日也且當初禮官献

議之曰既以稱考稱子為請而朝議皆以為可則是已知不
可以為人後論也至於今日又引為人後之說則以為降服
立喪主之證是何前後之矛盾也又曰合司啓曰必欲於禮
書中求得親孫為祖後者降其父母之語以為今日之定制
云此則是矣若禮書中果有此一款文字則臣何敢不服乎
孫為祖後者徒以其父早卒故以孫承重初非斥其父而後
祖者也彼後祖之孫其父雖死而其母尚在則果何以為祖
後之故而以旁親待其母乎此必無之理也禮書中安得有
此說乎又曰噫以子承重者謂之為父後其子早卒而以孫
承重者謂之為祖後大宗無嗣將絶而取族人為後者謂之

為人後其可比而同之哉若不求本意而徒泥於為後二字
則禮所謂為祖母後者但為祖母後而不祭其祖為慈母後
者卽為慈母子而不父其父乎以經世之專門禮學而其言
之無據至此其他又何說且經世如以　殿下眞為人後則
頃年在玉堂陳劄時極陳稱考之為可何也為人後而稱考
於本親此禮見於何經稱考而降其三年之服亦見於何經
乎前日之稱考非也二者必居一矣又曰光武卽劉演之弟
而南頓君之庶子特以身為天子之故奪宗而祭之者也然
而光武上繼元帝稱為考廟而復考南頓君難免兩考之嫌
今殿下特起同於光武而無兩考之嫌雖非大院君之長

子猶當奪宗而祭之况本以承重之子乃反移宗於傍而不
王其祭乎不得稱考則已既以稱考則寧有王者之父而不
享王者之祭者乎又曰大槩不爲稱考則今日之祭事事皆
順既已稱考則今日之禮節節難便朝廷必欲 殿下降服
立喪主則不若初不稱考之爲愈也稱皇祖於 宣廟而稱
伯叔於大院君者金長生之論也稱考於 宣廟而稱伯叔
於大院君者趙相禹之論也一則起於無本一則涉於禰祖
臣未知其可也大槩父子祖孫乃萬古不易之定名固不可
傍而出之又不可截而斷之誠非人力之所得容也又曰今
大院君本爲 宣廟之子而 殿下本爲大院君之子一朝

無端自托於為人後之例而降其父母則不但大院君不得
為　宣廟之子　宣祖大王亦將不得為　殿下之祖矣
殿下不得父其父　宣祖大王亦將不得子其子而孫其孫
矣　祖宗在天之靈皆將致悒於冥冥之中矣一舉而父子
祖孫之倫顛倒失次豈非人倫之變乎又曰臣竊考往籍自
古帝王皆父子相承而或有變故失次而立者亦多矣然而
未嘗無稱考之處如晉簡文帝以祖繼孫而其父則元帝也
唐宣宗以叔繼姪而其父則憲宗也光武以疏族繼統則托
於為人後之義稱考於元帝蓋以光武於元帝為姪行故也
其後桓帝以帝曾孫嗣位而於順帝為再從姪靈帝以帝玄

孫嗣位而於桓帝為從姪則皆有稱考之處矣以從孫立者
一漢宣帝是也此則無稱考之處雖為人後而亦不可謂祖
為父宗為難處之變禮於是大臣魏相建議以史皇孫為考
而以昭帝為祖夫史皇孫非昭帝之子則宣帝既後昭帝又
考史皇孫雖無兩考之失亦有二本之嫌故先儒或以為非
或以為是或不敢定其是非而曰當俟通儒而質之至今在
於疑信之間以太孫立者三齊廢帝欝林王元成宗及皇明
建文帝是也成宗之事家無史籍未及考見齊帝追尊其父
為世宗而綱目無貶辞建文追尊其父為興宗而其時學士
如方孝儒者亦無異論盖以封為太子故也其以藩王入承

祖統者則不可殫擧而皆繼伯叔父之後故祖其祖而不得
父其父矣祖其祖父其父矣而其父初非適嗣者上下數千
年間獨 殿下一人而已然則今日之禮雖與鬱林建文之
以適相承者不無差等而實爲一體之相連其視漢宣帝之
爲後從祖者則判若天淵故臣嘗曰宣帝之稱考立廟施之
於宣帝則容有是非之可議施之於今日則至當而不可易
也又曰夫舜之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非今日之所當法者
乎所謂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者何也生則養之以父歿則
喪之以父祭之以父而不敢以帝王之號加於其父之謂也
公羊云父母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此言子之於父母

不敢加之以爵者乃所以為尊之至也況　宣祖大王於大
院君蓋嘗封之為君矣宗未嘗命之為適嗣則程子濮議所
稱先朝之封豈階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階下之敢加云者
正為今日道也則追崇之不可固已章章明矣禮又云士大
夫不得祔於諸侯註云公子公孫之為士為大夫者不得祔
於先君之廟夫宗廟者祖宗之廟非後王之所得私者也今
大院君以　殿下視之則父母之尊也以祖宗視之則亦一
王子耳　殿下之私尊豈得容於其間乎況大院君入廟
則將有祧遷之主大院君之靈必不敢自安將不享　殿下
之祭矣是則　殿下之尊親適使親得罪於祖宗也然則祖

宗之所不禁而　殿下之所自盡者其唯褒祭乎或曰既不得追崇八廟則諸侯之祭將安所施乎曰別立廟可也於古有之乎曰有之宣光行之矣宣光中古之主而謂之古禮可乎曰周公亦行之矣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毋也周立廟以后稷為始祖故姜嫄無所配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詩曰閟宮有侐寔寔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奄有下土俾民稼穡夫豈非禮而周公為之夫不可以入廟而又不可無祭則此別廟之所由設也嗚呼苟非通幽明之故達禮樂之本者何足語此乎或曰別廟則

固可矣其題主及祝辭當何以稱之乎此係變禮未可輕議
然一以意推之當稱皇考陵則上逼　祖宗稱墓則下同士
庶宜倣戾園濮園故事稱之以園而加以美號優置守塚人
俾無未盡之悔可矣或曰禮官獻議稱考而又不　皇字稱
子而不加孝字已爲朝廷定論今加二字何也臣曰竊見程
子論濮王典禮議言祭告當曰姪嗣皇帝某敢昭告于皇伯
父濮國大王云今此所論非臣之言乃程子之言也况諸侯
之祭必　殿下自主然後方可行之則孝子之稱在所不已
者也或曰令使綾原主祭而自官備物供其祭需亦可以不
悖於祭以諸侯之禮乎曰不然所謂諸侯之禮者非特牲牷

黍稷之謂凡籩豆之陳軒架之設悉用王禮之謂也又曰茅
以今日之事名雖継体義同始封茲宗數千年乃一有之變
禮而朝廷膠守漢王興獻帝之餘論直承祖統而目之以人
後君之父母而待之以旁親其弊將至於毀先生之禮制滅
父子之大倫可不懼哉又曰嗚呼今之失禮奚但此也士友
間有父母喪凡在相知無不往哭而其哭必哀者人情之常
也今君父遭罔極之慟而不為一番會哭乃曰哭則近於國
喪不亦反常情乎又曰傳又曰臣從君服例降一等設令今
日朞年為正服其比緦服已加四等而喪之六日君父成服
於殯前百官易吉於外庭而曰從服則近於國喪噫若是國

喪群臣自有正服又何以云從也又曰今日之喪於　宣廟
宗為子婦之喪則豈無哀慼之情而殯斂纔訖祀享如平日
其於情禮何如也臣愚以為從服雖不可追行而百官並宜
素服從事既葬而後除之祭享雖不可廢而卒哭之前毋得
用樂可也臣竊考傳記古者天子諸侯居喪齊斬之制既葬
而除諒陰以終三年又云諸侯既卒哭有聘享朝會之禮既
執玉服絲不宜復以服麻故去衰麻服縞素晉武帝雖從易
月之制而猶以縞素終三年故前史美之今日喪禮幸而不
許去杖以義則父母之名猶在也而其比易月之制則又已
多矣今雖不能盡三年之服亦宜縞素臨朝以終三年猶為

不失古禮也〇戊辰崔鳴吉劄略曰今聞禫日已過毓慶神
主方將合祔私廟節目已下時日已卜云臣聞來錯愕不覺
失聲大號伏惟　聖上試垂察焉臣聞天子立七廟高曾祖
禰之上更祭三代諸侯五廟高曾祖禰與太祖而爲五大夫
祭三代庶人只祭禰雖尊卑不等隆殺有差而由親及疎自
近及遠之意則無貴賤一也惟支子賤不敢立廟而助祭於
宗子之家故禮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尊所以尊禰廟而
重宗法也賤而不敢祭者固有之矣以子之貴而托其禰於
支子者臣未之聞也由禰而推之及於高曾者固理之常也
祭祖而不祭禰者臣未之聞也又曰今之廷臣徒知君上之

尊而不知三綱之重徒知尊祖之義而不知尊禰之禮父母之喪則必欲降而為期祭禰之禮則必欲降屬支子因一時所見之差為萬古貽笑之資可勝痛哉朝廷必欲使　殿下降服降祭則何不別求稱考之地而伯叔於興慶乎苟有稱考之地則名正言順寧有異議而今不能去其父母之稱者蓋亦有見於旁繼直承之義各不同而父子祖孫之名有不可易者也既有其名斯有其宗以祖事祖以禰事禰此乃人理之當然豈可以降之一字加於無所後之父母乎又曰始則奉安於新闕禰以禰宮終乃降祔於舊旁稱以私廟此豈情理之所得安乎苟為如是則園號不可　加叅奉不可設諸

侯之祭不可用也生曰父死曰考廟曰禰其名雖殊事之則
一也有身斯有父矣有廟斯有禰矣父而可降不成為父庙
而不禰不成為廟自有經籍以來果見有可降之父而無禰
之廟者乎高曾祖禰不易之定位不可多亦不可少也而大
本一差節節難處在 殿下則有祖而無禰千秋萬歲後至
東宮之時則有曾有禰而祖次次相傳每闕一位其於禮何
如哉又曰噫旁支繼統謂之為人後一體直傳謂之為祖後
為人後則所生為伯叔為祖後則父雖歿而名不易斯乃古
今之常禮也 殿下今日之事宗太孫嗣位之類也而今欲
援而擬之於從孫繼統之例不亦左乎又曰近日外間之議

多以追崇八廟為言而臣之愚見獨異於此蓋追王之禮始於周公而舜於瞽瞍禹於鯀湯於癸俱未有王號　殿下之尊親得如舜禹湯斯已足矣何用靡文為哉臣愚以為合祔之日削去綾原傍題別建一廟以奉禰祭依倣園號加以義稱奏假則別制樂章祼獻則例命廷臣而四時薦享勿與宗廟同日以示差別之意則其於尊祖尊親之道可以兩得其宜而昭穆不亂彝倫自定矣茲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乎

己巳五月陽陵君許𥛚上疏請追崇定遠君三司請削奪門黜不允又請遠竄不允

辛未鄭經世疏略曰忽聞登對大臣詢以追崇之事大臣皆以
為不可而 聖斷赫然自用不回即下遣使奏請之命臣之
迂滯竊以為 聖躬闕失無大於此又曰禮經之論此不啻
多矣向日張維所進典禮問答蓋已詳矣臣請取其襯貼明
白者為 殿下陳之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
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據此則大院君
不得禰先王 殿下不得祖先王而特以 殿下有旋乾轉
坤撥亂反正之功上承大統為 宗廟主彼謂大院君非私
親而 殿下為適孫當立云者其無據甚矣又曰公子之子
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據此則一國

子孫臣民自今日至于萬世當祖　殿下而不當祖大院君
嵗不較然甚明而　殿下但知生我之為至恳而不念祖統
之為至嚴雖以制禮之義截然有分限如此而不憚於違越
此嵗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哉臣嘗見　聖教若曰漢唐以
下人主賢於子者亦皆為之号何為獨不然臣為　殿下惜
此言之駟不及舌也乃於奉親之事不求合于義理當然之
極而以後世中主之事自盡此政所謂將苐一件事讓與别
人不惟平日立心不當如此竊恐所以致隆於大院君者亦
未得為盡道也○辛未七月延平府院君李貴劄子臣前後
所争祖孫相承正統古今天下安有異議張維鄭經世張

顯光輩所引諸說皆為人後之君私尊其所生父母者也與今日 殿下之承 宣祖統不為人後者大相不侔而廷臣惑於無據臆說卞爭此禮為立節無異矮人看場使莫重大禮迄未歸正此 殿下之所至痛而有識臣民之所共憤惋者近日廟堂所講論者無非軍務之事而臣之所先者明父子大倫也大倫一定而天下之父子者定矣臣之一劄再劄至於二十劄而不知止者無他欲明大倫於天下萬世也廟有二高祖又無禰位前古所無之大變定此大禮一刻為急伏願 聖明令大臣速為議定以明大倫 襍錄

辛未禮曹崔鳴吉啓曰臣等伏覩備忘記辭旨懇切深以典

禮未完為歉至有不得一刻安心之教凡厥臣僚亦各有父
母孰不感動於今日之教且曰聖人制作初極簡質父為士
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葬以士
祭以天子諸侯斯乃三代之定制而上下之所通行也漢倣
周禮皇而不帝曹魏以後此禮始變大夫有追贈之規帝王
有追崇之典事雖非古禮或因時然此皆始封君事至於繼
休則適孫承統而追崇早卒之父者間或有之而此外又有
旁支入繼而僭尊其私親者則悖倫失禮之甚而當時非之
後史罪之伏惟 殿下以 宣祖之直孫間 宗社之將已
掃除昏穢纘紹祖統事殊始封禮異旁支其與適孫承統者

似無異同而大院君未得曾居儲君之位則其視早卒之太子
又若不無差別唯玄宗故事最為襯着而踐位與未踐位之
間禮有當變之別然則上下數千年間宗無與今日之恰相
似者當初議禮出於倉卒定論又狃聞漢王嘉靖之事故見
聖上從藩邸承大統則誤認為為人後見　聖上以孫継祖
統則謬擬於漢宣之嗣孝昭不悟旁継直緒之間事有不同
從孫直孫之間禮有各異乃以大院君之廟屬諸支子此則
一時所見之未盡而至於屬號之稱則其時禮官之議以考
位之闕為疑故稱祖於　宣祖稱考於大院君則其於典禮
之言思過半矣自古未有王者稱考之主而祭於私室者又

曰臣等之意略倣光武故事別建廟宇以從祭以諸侯之禮
則祖子孫之論序井井不紊而祭祖祭考之禮咸秩冈行但
不入於　宗廟不列於昭穆以寓謙遜之意而已又曰籩豆
之事寔在有司典禮之官當在大臣追崇之可不可別廟之
當不當遍詢於諸大臣以決之　上裁何如
金長生論私廟䟽曰伏以私廟祝號所當博考典禮求厥
中而伏見禮官今所議定揆之義理有所未安如臣𢠸學有
何知識然而有懷必言臣子之職茲敢忘其固陋仰陳聾瞽
之見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臣謹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至
於人君則雖兄之繼弟叔父之繼侄者皆有父子之道焉曾

僖公兄也閔公弟也而春秋經曰躋僖公孔子之深意可想矣傳曰逆祀其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也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逆祀則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蓋非祖禰而謂祖禰者臣子一例而以相繼為父子也漢宣帝繼昭帝之後以其所生父尊為皇考范氏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又曰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乱倫失禮固已甚矣夫宣帝以孫行上繼祖父之統以不可以私親為考位果如范氏程子之說則今 聖上之於大院君亦不可以考稱

之也明矣盖 聖上之於 宣庙雖是親孫而旣昇大位上
接 宣庙之統則名號倫序更無可議若如議者之說而旣繼
大統又考私親則是不專於正統而為二本之嫌其為害禮
乱倫不亦甚乎通典亦曰於皇帝屬則兄弟而凡祭奠之文
皆稱哀嗣此不以兄弟害尊尊也今者禮官之意欲以考與
子定為稱號旣定之為父子則必為三年喪豈有入承大統
而為私親服三年之理乎且禮官不察程子立言之意乃曰
稱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故程子謂之失禮非以考字為
非也云云夫皇乃大字顯字之義卽虛字也程子之意只為
傍親不可加考字故立言如是也宋之諸儒於濮王議亦不

加考字與歐陽脩輩爭辨後來程子之言昭然為千萬世定論豈可違程子定論而別生意見使　聖時大禮有一毫未盡之事乎禮官之意以考位之闕為辞帝王之家只以承統為主雖叔父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焉何可謂之　考位闕也然則　殿下於　宣廟雖無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義矣禮官不察此義而別生他意輾轉謬誤臣竊惑焉今當依程子說稱叔父稱姪名義有明據似無疑矣此是國家大事若或誤定後世必有議之者身在言地心有所疑不敢容默伏願　殿下裁擇焉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謹按當時論議多歧大抵皆異於先生先生之意則以為周平王太子之子桓王林不追崇其考是以孫繼祖也漢宣帝

之於昭帝雖是從孫以昭穆言之則祖孫猶在兩退尊其父則程子以爲亂倫光武宗創業而立四親廟於雒陽朱子以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爲家得故 先生之論從王此數說詳見典禮全書

壬申二月合啓今日之禮既非旁支入繼又異太孫承統經無可證史無可據宗爲難處之變禮於此而 殿下不思燕謀斷以繼禮有同創業始封之君則非所以順群情之道也夫親親尊祖人道之大而親親主於仁尊祖主於義二者並

行不悖迭爲重輕自仁率親而上之則親親實先於尊祖宗
廟之內上不諱下則尊祖有重於親親一輕一重各有所施
者可推而知也 殿下旣與爲人後有異而廟享之禮只及
於祖則似欠於親親之仁 殿下之所不能自安者也 宗
廟之內則列聖所處而大院君無受命臨民之事一朝上序
於昭穆則亦嫌於尊祖之尊而廷臣之不能將順 聖心者
也 殿下何必强拂群情直擧大禮然後可盡親親之仁乎
今廷臣所執實亦於尊祖之義欲使 殿下務出中正兩盡
其道思合乎葬以士祭以諸侯之禮則是以三代聖王之所
以事其親者望於 殿下者也王者之所當法者莫過於三

代之聖制而時君之所當順者實出於一國之人心求之於
古而三代之制如彼考之於今而國人之心如此 殿下之
堅執至此何哉請勉抑至情亟寢成命答曰勿煩
三公啓曰伽惟 聖上誠孝出天追顯之情久而彌篤至有
一刻不得安心之教每一奉讀不覺淚滋雖甚頑鈍亦有知
覺豈不知將順則慰觧聖心强拂則益觸天怒而猶不知止
者此乃莫重之典禮莫大之擧措講定之際若或失中正則
恐貽後世之譏非事君盡禮之道用是陳列莫回宸聽而伏
覩前後批旨極嚴且峻實非聖人中和之發至於營私執爈
奔走攻治等敎殆非臣子所忍聞禮說多門本如聚訟所見

雖或異同平心講討則自是公是非此果何等事敢容私意
於其間乎人心沮喪朝野震怖此豈國家之福哉伏願　聖
明快賜一俞答曰毋庸強煩◯玉堂劄子快從公議還收追
崇之命答曰勿煩◯答副校理趙緯韓疏曰嘉爾所見之明
正十年操守不宜動於今日勿爲控辭安心在直◯答三公
啓曰宗廟之禮昭穆爲重只上尊號不叙昭穆禮甚未安然
予爲卿等堅執今姑不入廟卿等亦體予意亟停勿煩◯答
合啓曰大臣啓辭已爲酌定更勿煩擾◯答三公劄曰昨日
批答中今姑二字乃是措語間不関之辭卿等勿以爲恠可
也◯合啓曰追崇本非古禮夏商以前無是事也周之追王

為其肇建王迹之故而後世援此為證　以為例非周公制
禮之本意也或者以為宋朝僖祖之追尊朱子稱其有誕生
聖人之功德今日之事庶乎近矣此則不然朱子是言只論
始封之君而不及繼體之君也推先儒未定之意定國家奠
大之禮苟非學如朱子者何可遽論於斯乎臣等以為今日
之禮莫如一遵禮經之制之為萬萬無可疑也答曰大臣已
停之事如是强煩殊甚不可更勿煩擾　府啓趙緯韓罷職
事答曰不允
吏曹判書李貴啓曰趙緯韓略陳已見而猶畏時議不敢明
白論禮雖出於慎重之意而小臣則不以為快也持平安時

賢諂附防塞追崇之論欲為立功自衛之計其憸邪粧妄如鬼如蜮輕君上蔑朝廷之罪至此而極矣此無非臣不體前日聖上斥退浮薄之教而妄進無狀徒作孽於其間以 大倫不明於世且臣自當初主張明倫之罪反甚於趙緯韓惶恐待罪　傳曰知道勿為待罪（）憲府請李貴推考依啓（）三公合啓停啓後禮曹判書崔鳴吉啓曰凡干奉先之道未免有久而其中最未安者有二焉父不祭於支子之宅古有明訓而稱考神主奉置私室支子主祭此其未安之一也當初大院君改題主時以考定遠大院君稱之而不書傍題其後啓運宮題主時以顯妣連珠府夫人稱之而綾原君為傍題考

妣題主互有異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此其未安之二也今
者朝議已定都監方設上號之後造主立廟等事自當次第
舉行但念人之為道莫大於尊親而既知其不可則不容一
日安於心者蓋出於天理之自然而冊寶仅伏造成之後必
至數朔之久則其前不可無别様處置之事臣等之意不如
姑依上古葬以士祭以諸侯之禮大院君神主加以皇字啓
運宮神主改其顯字而削去綾原君奉祀之稱命官致祭先
告厥由公廨中别擇寬敞之處以為權安之所而來朔為始
凡時享節奠皆用王者之禮以待都監畢役後縟禮方為得
宜而事係重大令大臣别議處置何如　傳曰允三公議禮

議已定都監方設造主立廟等事令將次第舉行私廟舊例自當一新釐正縟禮未及之前先為改書神主別設權安之所未知如何惟在該曹參酌事理考據舊例為之　傳曰依議

禮曹啓曰追崇議定之後朝廷有三種論議或以為前日傳敎內有只上尊號之命則自本朝上號而已不必奏請天朝或以為不稟皇上私加王號事涉僭越非臣子所敢安奏請使不可不趁速差送或以為當依　成庙朝例先上王號而隨後奏請云臣等亦未能定其取舍欲待實錄相考後啓稟處置矣奏請使令該曹為先差出而奏聞文書亦令承文

院預為磨勘一邊上號一邊奏請似為無妨然事係重大令
大臣議處何如　傳曰依啓領左相議差出奏請使臣磨勘
奏聞文書一邊考見先朝實錄從長稟處似為宜當右議政
議今此典禮古無可據姑待實錄考出後遵依　成廟朝事
例施行　傳曰依領左相議施行〇府啓昨承　聖批以祭
物與前無異百官亦不參陪所謂諸侯之禮者未知何事為
敎臣等竊以為不然　殿下旣以大院君為皇考而不書傍
題則是遵古者祭以諸侯之禮也儀文饌品雖未及備與前
日私廟之例事體自別仁嬪前不可依前並祭明矣旣曰非
禮則何可以事非大段而強而行之乎請依該曹啓辭施行

答曰親祭事仪文饌品未備之前不可謂之諸侯之禮爾
等更加詳察勿為煩論
禮曹啓曰臣等考見列聖尊號大王八字王妃六字而穆翼
度桓及恭靖大王只四字王妃則只二字有若稍存差別此
必有微意而然也又考 成廟故事初加温文懿敬四字而
不加大字准請後又加宣肅恭顯為八字而始稱大王及祔
廟時又上廟號為德宗其時議臣有引四祖恭靖故例以稱
宗為未妥者此言實有所見設令祔廟為可至於稱宗則恐
違 祖宗本意而議臣之言終未得必是誠孝所重務在隆
厚故也且 成廟既以睿宗為考則又尊本生微有二本之

嫌議者之言不為無據其不即奏請盖有所慮而金礩之行似
不無人事於其間今日之事與此自別封奏之日即是准請
之日則議謚時自當稱情致隆不必又生節目但念追崇之
典終異受命之君若依四祖恭靖例皇考只上四字謚而仍
稱大王皇妃上二字謚微寓謙遜之意則於情於禮似為十
分穩當而 成廟故事既為如此則減字上謚之言亦非臣
子之所敢輕請參酌得宜惟在詢問大臣而處之 傳曰依
成廟故事舉行勿減字數宜矣 禮曹啓辞國家議定莫
大之禮則不可無告廟之事令大臣議處 傳曰允領敦寧吳
允謙領相尹昉左相李廷龜右議政金尚容議國有大事例

必告廟今此追崇上號乃朝家莫大之舉措不爲告庙果似
未安 傳曰依議○以禮曹啓辭姑先改題主後權安南別
殿改以崇恩殿啓下
三公館閣堂上六曹叅判以上命招來詣賓廳議謚皇考曰
明德後改敬德仁憲靖穆章孝欽獻定懿莊肅元孝皇妣曰
敬懿貞靖明献後改仁献欽順敬孝貞肅陵號章陵
吏曹判書李貴劄子今日議禮與 成廟朝顯然不同請稱
宗號毋使大禮再誤於今日事 啓曰近日禮官不爲擔當
凡事兩款説話推諉於大臣歸咎於君上良可歎也○府啓
持平閔光勳執義權濤掌令全聲發持平許啓 啓曰古者雖有謚法而文武成康只

一字而已降及後世比古稍加而未有如我朝近代之繁文
也惟我四祖肇基王迹功德巍蕩而　太祖只上四字之號
其法古從簡之意可謂盛矣豈以謚號之加損而有所輕重
也今　殿下所當遵行者我　聖祖家法也　成廟朝事何
必倣而行之請追崇謚號依　太祖朝例只上四字　傳曰
此減謚號之言出於何人耶問于閔光勳以啓○政院還收
啓辭　傳曰此非不允而已之事爾等愼勿防塞　答府曰
減削已定之號實非人子所可忍爲爾等若以爲濫則勿言
于寡昧與主張指揮之人任意削去可也　答閔光勳避曰
事君無隱之道似不當如是不直矣　大司憲朴東善上疏

妄言之罪臣宗當之請罷事 荅曰無職遞差
禮曺啓曰稱王與大王稱妃與稱后有差别議處事傳敎矣
領敦寧三公議一依 成廟朝故事爲之 傳曰凡事不安
則不許旣許則狀行可也今日之事則不然言言吝惜事事
減削予竊痛焉 執義權濤啓曰追崇之禮不幸而不及臨
御矣不及發政矣盛德茂業無迹可尋而有德號慶爲可稱
謂則四字美名足以盡之不得於言而強爲之架虛其於尊
顯之至情毋亦有欠於誠宗之道乎云云 備忌記副護軍權
濤有無君不道之罪其欲爲減削之意及避嫌內悖慢之語
並令禁府一一嚴鞫以正君臣分義且朴東善亦有身爲長

官同事不禁之罪削奪官爵 禮曹啓曰改諡定號文書間
以此稱之事 傳教矣議大臣則領敦寧三公議諡號已依
成廟故事議定則惟在該曹考據宗錄而為之 傳曰今此
諡號憲府非之至於論削予甚赧然鞫問權濤然後方可議
處勿用虛號可也
禮曹啓曰前日李貴劄子 成廟仍稱高祖未安事本曹以
姑待典禮定後改處之意回啓矣今則大禮已定祭儀咸新
以高曾祖考之序言之則 成廟為五世祖於禮當遷以宗廟
昭穆之次言之則宗是之祭不入於昭穆而 成廟當在於
四代之中未易改祧但仍稱高祖則名宗不同不稱高祖則

祭亦無名可謂難處之變禮先令儒臣博考典禮後更問于
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依啓
弘文館啓曰謹按古制王者立五廟太祖百世不遷其下二
昭二穆若以常道言之高曾祖考四親是也但帝王家傳統
或有出於常道之外則惟當以繼体之序爲之昭穆此事常
見於朱子所撰周廟昭穆圖及春秋胡傳似不當復容異議
也若以今日之禮言之 殿下繼 宣祖之統而崇恩殿不
入於昭穆則 成廟雖爲五代祖尚在二昭二穆之中以廟
制論之當爲高祖廟而惟屬號則不可仍稱高祖此所以釐
正之議也或者以爲左傳剡子稱少昊爲高祖康王之誥以

文武為高祖自祖以上皆可通稱為高祖成廟雖是五世祖仍稱高祖無妨云但書傳及左氏所云乃泛稱之辞以此為廟祭祝辞之定稱則似涉未安恐不如依以上列聖祝辞之例不書屬號之為便安也　傳曰所謂或者之說乃是李顯英之言也顯英此言予以為無識今日儒臣又引其說誠可謂聞見孤陋也　禮曹判書崔鳴吉劄子憲府之啓發端於禮曹下臣司敗令與權濤同被罪罰

備忘記謚號字数自有定規為禮官者循例舉行而已判書崔鳴吉巧作兩款之說欲免一隊之浮議可謂延平之罪人也權濤之悖語金壽翼之稱公皆由己出鳴吉之道侯罪之

外不暇念及於他事而乃敢偃然陳疏營救權濤事甚可駭
也此而不懲必有後弊從重察之金吾堂上依願遞差
禮曹啓辭畧曰朱子論昭穆之制曰昭穆者本以廟之居東
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
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為昭哉又曰非為之昭即為王考
為之穆即為考廟程子嘗論祧廟之禮曰若兄弟相繼則皆
自立廟廟雖多亦不妨只祧得服絶者以義起之可也以此
觀之昭穆者廟中之位次祖禰者天屬之定名昭穆之次容
或可變而祖禰之名終不可易朱子二賢之言微若相反而
同歸於一致者斷可見矣又曰若必以繼統為祖禰則如吳

太伯兄弟四人繼立則遂不祭祖矣晋之簡文以祖繼孫孫
反為稱而祖反為子矣豈有是理乎且以本朝廟制言之明
廟不稱仁廟而同為一世故　高祖以下廟則有四而世則
為三　成廟之尚在四代之數者以此也若如儒臣所論以
継統為祖禰則　成廟自不得不遷又何以云尚在二昭二穆
之中乎又曰或曰考則章陵禰則　宣廟此亦不然生則為
父歿則為考祭則為禰其宗一也追王立廟稱以皇考而祭
則不得為禰臣等尤不敢信也然而聖祖不可輕祧屬號不
可無别故儒臣之議欲依世室列祖祝辞之禰以避兩高之
嫌臣等竊恐其苟且之甚而聖祖在天之靈或不降歆於無

無名之祭矣臣等竊念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所以勸也厥
有三宗周有二祖漢之景帝尊文帝為太宗宣帝尊武帝為
世宗及光武追尊宣帝於五代之後為中宗而其後光武又
為世室以是觀之不問廟數多少又不拘年代久近唯以
其有功有德為國人所不忘者皆可得以宗之恭惟我朝
太祖太宗受命開基文治未遑　世宗承之制禮作樂敎化
大行稱東方聖王　世祖武定一時同功創業至于　成廟
易威為恩代嚴以寬定五禮之制述大典之文制作之盛侔
於英廟仁深澤厚致太平至今日百年之後誦德不衰　世
祖之有　成廟亦猶　太祖太宗之有英廟也固當廟食百

世配美 庙世数遠近非所當論也若遵光武追尊宣帝故
事奉為世室永不祧遷則臣民獲伸不忘之願 聖祖得安
芬苾之享不但正名於一時亦可垂勸於百王人情所同誰
曰不然但系宗庙莫重之禮非臣等所敢擅便議大臣定奪
如何 傳曰依啓領相尹昉左相李廷龜試惟我 成宗大
王以德化民身致太平深仁厚澤沒世不忘世室之享允
叶神人但以今庙言之則方在昭穆之内自無遷祧之禮祝
辭既當厘正則亦無兩高之嫌列聖未遑之典 宗庙莫重
之禮臣等不敢輕易献議領敦寧吴允謙議既立别庙之制
則 太庙昭穆固無遷祧之禮矣苐以我朝庙制言之則成

廟雖在四代之中而天顯屬稱當為五世之禮祝辭依世室
列聖例釐正之意年前欽府回啓中已為陳達伏願 聖明
推聖追遠使親親尊祖之孝得以兩全且 成廟治致太平
深仁厚澤沒世不忘世室之義誠無異辭但臣嘗聞朱子論
無所為有所為之分下析甚嚴若使四代未遑之禮適擧於
今日則將未免有所為而為之之嫌其於尊祖之至誠恐有
所不安也 傳曰依議
吏曹判書李貴剳子自古入廟之定制只論高曾祖禰之近
遠不計其祖先之賢否豈以 成廟祧遷之故而有大院君
不得入廟之理乎若 文廟則以德之淺深定位次可也

宗廟則以親之遠近定位次明有定制如此恠論初出於何
人而大臣尚執此論以為欲防八廟之計乎大院君以　宣
廟之次子又為　殿下之　皇考旣稱王稱諡稱陵則至於
宗號乃朝私尊之號而不系於奏請後次第擧行之事稱宗
一款大臣旣以准請次第擧行為啓則其於八廟保無他議
而第其前旣稱大王則捨大院君三字又不稱宗字而未知
以何王為號乎若為追崇而不稱皇字則不幾於半追崇乎
上尊號改題主時稱宗號與否更令禮官速為定奪〇李
貴啓略曰趙緯韓自當初固守一節自能砥柱於萬頃頹波
之中為浮議所譏終不回初心誠烈丈夫之所為也許穪考

其平生行己有守志不撓之節而無違心苟合之累其功存
社稷義明大倫雖不爲政丞亦不可爲一提調乎若如祖宗
朝舊例許褫爲大臣則雖都提調尚可爲也况副提調乎臣
亦終始迎合之一也每護告者尤得罪於時議不可自以爲
無罪而偃然忝在百僚之長請命鐫削臣職惶恐待罪答曰
勿爲辭職待罪趙緯韓上疏後臺啓請罷許褫除宗廟提調臺啓請罷○李貴啓曰
上尊號進冊時 成廟朝則義專大統稱皇伯考而月山大
君奉祀故遣大臣行祭出於不得已也今則既稱皇考追崇
上冊不得親進冊寶則如此大慶天心將不無慨然如不祭
之懷矣及此時更令禮官定奪親祭 答曰依啓

禮曹啓曰 成廟之遣官行禮必有所據非以稱伯故也亦
非不足於誠孝者也且見故例大行王上謚時亦爲遣官進
冊祖宗家法本來如此似不當捨聖祖而從光海時議大臣
定奪何如 傳曰依啓領議政議祖宗朝既有遣官之禮則
莫重典禮似難以一時臆見而爲之領敦寧議自 上親祭
行禮以情禮言之恐無不可而伏見該曹啓辭 祖宗家法
既如此追改重難又如此不敢輕議左議政議亦如右右議
政議依倣 成廟朝舊例請遣大臣行禮此亦遵 先王成
憲之 也然李貴啓辭援諸情禮實合事宜事苟合宜則冊
文之已經習儀之再行有不可論 傳曰遵守成憲宜當依

領左相議施行

王若曰禮非從天而生本緣情而品節孝以尊親爲大盖歸
美而揄揚式擧縟儀仍敷霈澤恭惟皇考夙挺聖姿大德在
身未享壽祿之報至仁垂後克篤積累之基啓佑眇躬光紹
寶命念昊天之罔極靡夙夜之或忘況予祖統是承元非人
後之比既正名於父子倫序以明復加號於寢園等威自别
獨於尊崇之典未極徽顯之稱至願莫伸詎暫安於南面隆
恩難報但自歎於中情聿至十年盖待今日叅前代之舊例
率本朝之彝章已於今月初二日謹奉冊寶尊皇考曰敬德
仁憲靖穆章孝大王皇妣曰敬懿貞靖仁獻王后顯揚之誠亦

協於名實仁孝之道益彰於家邦爰告多方用示同慶云云
於戲誰無父母尚感惻怛之深褒思與臣民共保休嘉之至
治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張維製進○以前日吏曹判
書劄子 傳曰此劄子中所謂以何王為號云者果有意見
國中所稱之號令禮官速為講定以啓
禮曹議大臣領右相議成廟朝天朝賜謚未下之前就追崇
四字中仍舊謚以懿敬為國中之稱惟我章陵雖無前日之
謚而既上徽顯之號則實與舊謚無別姑以八字中下二字
為近日稱號以待 賜謚准降之日恐為得宜領敦寧議上
同傳曰既與故事相殊則今此稱號實涉無據而姑依議得施

行○李貴劄子我國私稱之號何待於准請乎請令禮官更爲定奪以盡追崇之禮事下該曹禮曹啓曰大王初喪非無尊號而例以大行稱之以待皇朝賜謚之降者禮所當然追崇之禮固與初喪不同而未賜謚前無以稱者則一也 成廟懿敬之稱雖因元有此謚而亦未知其十分穩當今俗或稱 英廟光廟今若倣此稱以章陵大王雖似尚簡或不至全無所據若猶以爲未安則姑勿別爲稱號只稱崇恩殿大王王后亦或一道 傳曰所陳尤爲未安勿施○吏曹判書李貴劄子勿撓於浮議亟稱宗號一依大行王例毋貽譏於天下萬世事禮曹啓目尊號既上祔廟已定儀章備矣祀典

正矣過此以往尤非臣曹所敢知　四祖恭靖而只稱大王未
爲欠禮依德宗故事而加上廟號亦無所妨但以古禮言之
則惟世室然後方有廟號則我朝列聖之稱出於一代之制
元非古禮而章陵雖在四親之數未入昭穆之中則廟號之
加恐非今日所當論者故議謚時不爲仰請者意實在此前
日大臣回啓時以次第擧行爲請者欲待皇明　之降重臣
之劄以爲國中稱號何必待皇命者其言亦不無所見上有
聖明下有大臣非臣曹所敢擅便　上裁何如判付依劄子施
行俾無未盡之事○賓廳三公以重臣劄辭至以大臣之議
無倫無據操縱定奪等語待罪後啓曰朝廷旣定別廟之禮

依成廟朝舊例姑待賜謚之降議處未晩之意已為覆啓
矣今又来會賔廳而羣議不一未敢遽為議啓 答曰稱以
章考無據議定宗號不可已也◯李貴劉子攻破禮書種種
無據之説速定宗號以定大禮◯賔廳宗號元宗啓下
合啓大憲金尚憲大司諫李尚吉 朝廷議禮十年定為別廟之制縟儀已
擧大事已完 殿下之至情既已伸矣勸 殿下為此擧者
其言亦已行矣而不能無事每出新議初以國中 為言
継以速定尊號為請禮官防啓大臣持難而 殿下皆不採
納曲循一夫迎合之説前日以不入廟為教煌煌御札傳播
遠近曽未幾何又 此教一弐之心豈如是數變也自古入

廟而不稱宗者有之未有不入廟而稱宗之禮也請加三思
並寢追上宗號之命○府啓李貴請命罷職　傳曰合啓中
所謂禮官防啓云者指何公事而言耶一品元勳以一夫危
等語侮辱之事有前規耶此言亦合於禮讓耶承旨察啓
政院回啓曰李貴劄陳宗號之事禮官累次回啓其中措辭
未能記憶合啓所謂防啓云者未知指何公事也臺諫彈駁
之語雖或有過激之辭而自　上只可優容至於下問似涉
未安臣不敢詳察論下惶恐敢啓　答合啓曰不允
朝鮮國王臣姓某謹奏爲禮重繼序情切顯親懇乞聖明推
恩所生特許追封事臣竊照臣祖昭敬王諸子中長曰臨海

君珒廢疾不得立歿且無嗣次曰光海君琿是為廢人次曰
定遠君諱即臣之父也光海父子既以罪廢則宗祀之託合
歸臣父而不幸先逝臣以昭敬王長孫承昭敬王妃金氏之
命入紹祖統而請于朝廷得完封典感戴皇恩銘骨難忘顧
惟臣 皇上忝有王號則所生父母合有應行典禮而緣疆
域多事未即據例奏請補位有缺殊稱不加人子至情豈敢
一日自安臣竊考禮經旁支入繼謂之人後以孫繼祖謂之
祖後為人後則重在所後故不敢顧其私親為祖後則父雖
早卒而得列於正統之序此乃生人之大倫天地之常經也
凡人有祖然後有父有父然後有孫如曰受國於祖而不稱其

裁定施行奉聖旨該藩世效忠順國王承襲有年所請語勅
封謚既查有成例俱准給與奉天誥追贈朝鮮國王姓某并
妻○奉天承運皇帝勅曰朕惟凖職賓廷忠著樹屏之重疏
榮禰廟典隆木本之懷追爵既榮易名壹恵賁鳳啣於松檟
昭燕翼於醴源爾定遠君某乃朝鮮國王某之父謩播白眉
才雄紫電承衆屬望宜膺堂搆之治享世不長早　謝寢門
之侍乃冢賢有子纘緒來王即其蒸祖之孝思敦請光前於
孝烈特俞篤念予以褒嘉是用追贈爾為朝鮮國王謚曰恭
良錫之誥命於戲自文命誕敷爾國首輸誠款即要荒遵度
爾子先勵忠勤固為一德之吊寧靳重倫之荼霧其祇服勿

胥垂庥
奉天承運皇帝勅曰江漢風行則蘋蘩叶詠河山度偉則瓜
瓞綿榮故褒章体恤於藩臣而渥着昭慈於賢母栝捲與綦
綸綍斯皇爾具氏乃定遠君姓某之妻朝鮮國王某之母肅
雝有度静正無違鍾室婺以毓奇嬪璣閨而配徳夢符麟趾
忠纘鰲維父既有子以承祧婦宜從夫而偕爵是用追贈爾
為朝鮮國王妃櫂帶礪之鴻庥機教不遺於繼世闌珩璜之
懿範圭符上諷於仁親寘漠有知欽承無斁 崇禎六年二月日
欽賜追封誥命勅書奉天承運皇帝勅諭朝鮮國王姓某惟
爾世守東藩夙稱忠順爾父某未膺襲爵早已云亡兹者奏

請追封孝思可念特允部議追封爾父為朝鮮國王母具氏
為朝鮮國王妃錫之誥命予以謚號爾被茲榮恩光昭藩服
尚其益堅誠節勿替前休欽哉故諭
府啓先來軍官加資還收事 答曰今此追封之典廷臣雖
以為不關於我一家則莫大於慶也且先來者受賞自有前
例人子之情不忍廢棄前規也
王若曰孝思切於尊親既竭呼籲之懇皇恩推於錫類聿遂
顯揚之誠始無憾於幽明宜同慶於朝野洪惟皇考夙稟聖
資必得其祿必得其名未見大德之效無疆惟休 無疆惟恤爰啓景命
之基付畀寡躬光膺鴻業祖統是繼雖副臣民願戴之情彌

位猶虛顧蒑昊天罔極之報上號實據於舊典蓋非無前追
封尚稽於宸章其曰有後無忘一日以至十年南面何顏祗
信以子而貴北辰是洪庥幾自天而申何幸鳳詔之載頒狀
覩龍光之用賁疏榮青社丕承易名之褒增彩璇闈式昭媲
德之罷泉塗改照訖至願之甫伸海宇騰懽誕膺澤之遐布
云云於戲敬宗尊祖允洽神人之和歛福錫民期臻仁壽之
域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提學洪瑞鳳製進 ○ 備忘記奏請使左參贊
洪霙超資 崇政 副使刑曹參判李安訥超資 正憲 書狀官尚
衣正洪鎬加資 通政 並朝報
甲戌七月禮曹啓辭入廟教此是莫大之擧必須廣議而處

之該曹何敢獨當舉行議大臣定奪 傳曰名分已定恩封
已降防此 入庙宗涉不敬本曹畏被怯論推諉於大臣事
甚可駭政院覆逆 傳曰今此入庙禮所當然彼輩猶不愧
惧又欲立節以沽虛譽其志已甚矣
合司啓略曰追崇大禮成事不説而不意茲者又下入庙之
教凢在聽聆孰不驚歎國有二庙庙無禰位宗出今日之褻
禮而失禮之中亦有輕重權合之制不 愈於入庙之大防
違禮乎祧遷一節亦極難便揆以情理不亦未安之甚乎
答曰勿煩臺諫日固争
備忘記 元宗大王宗是 宣庙継序之子百僚所可尊敬

之主也今日八庙則　宣庙無祠而有祠　太庙無禰而有
禰情理俱宜幽明無憾小無僭逼而一種怍論如彼憤怒至
以欺侮之說敢爲排斥之地或以不經之言作爲之資不敬
慢上莫甚兩司長官姜碩期趙廷虎前掌令林𣛮
安時賢司諫蔡裕後正言龐㕛菘等姑從輕典並削職門外
黜送政院累次覆逆不肯奉旨　荅曰賞功罰罪治國大柄
非人之所可沮遏而爾等不有君命營救尙類已下之命偃
然不奉事極駭愕此習不懲則人君束手於上黨與擅弄於
下終必有難言之事色承旨金南重罷職○修撰尹鳴殷前
以持平主張是論請與姜碩期等同被罪罰　傳曰尹鳴殷

初張此論則厥罪浮於碩期削職遠竄大抵此事與延平有
隙而位高者終始懷嫌排斥故附勢沽名之徒承望風旨爭
先立功誠極可惟○副應教金槃上疏申理　傳曰自前有
未安之事則承旨或有陳達之時而未聞終始拒逆不為舉
行也凡事色承旨擔當任意從否則一承旨足以治國何必
設官分職作為大臣臺諫也今此不奉傳旨前古所未有之
變也色承旨李德洙拿鞫定罪○領相尹昉上劄請三司喉
舌之臣特賜寬容以安人心　答曰今此八廟相臣中與延
平有隙者終始懷嫌擯臂排斥故欲為名士之人趁時附勢
名分事体專不顧見事極痛駭古曰尾大難掉西人之執權

久矣難掉無足恠矣 上同

啓運別宮之喪朝廷議 上服制以為 上旣承大統與為人後無異當服不杖期延平子議諸公以為 上是為祖後非為人後也旣存父子之稱三年通喪不當毁改余謂禮父在為母猶降服杖期以其無貳尊也 上雖非為人後旣承大統與伸其私尊宜倣父在為母之文服杖期上初欲三年喪擧朝力爭竟服杖期(一)癸酉初議大院君典禮沙溪以為上繼宣祖之統猶父子也不當復考私親宜自稱姪稱大院君伯叔父時月沙為宗伯愚伏守夢諸公皆在朝謂 上於宣祖孫也非子也旣無所稱考而稱大院君伯叔於禮無据

當称考自称子愚伏左主其說力破沙溪之見及丙寅喪禮
諸公力主不杖期之論謂　上猶為人後也前後所論未免
矛盾大為沙溪所咲◯到底主稱叔當從降殺者沙溪也到
底主稱考略無降殺者延平子論也称號則從父子喪禮則
從叔姪前後異同者朝議也◯追尊之論與喪禮又別李義
吉首發之延平及許陽陵主張之子謙從而扶植之義吉朴
仁之門人也◯為人後者稱本生為伯叔經史無明文故
濮議時歐曾諸公力主已見為范馬諸賢所掊擊今則既有
朱子定論不容有異議趙飛卿獨謂為人後亦可稱本生為
父母未可曉也◯啓運宮之喪鄭愚伏據禮君之母非夫人服

總之文以為定禮子論大以為然余謂子論曰君之母非夫人謂父之妾也此言庶子為父後己之母是父之妾禮當服緦也今日之禮異於是當先論大院君亦可用予子論大悟愚伏聞之亦悟其非而改之子論因此便執三年通喪都無厭屈降殺之節既而駸駸流入於追尊入廟之論遂為羣議所非 谿谷集

丙寅啓運宮昇遐 上命一依國喪大臣李卿宰三司爭之不能得崔完城以意不同辭副學辛未夏崔相上劄請追崇享以別廟領相吳允謙左相金瑬李卿宰三司爭之 上命適金相而尹昉復為相壬申夏崔相又上劄復申前請大臣

三司又廷爭之　上怒竄司諫權濤等于邉遠尊大院君為
元宗享于別廟遣洪霙李安訥等請于朝從之甲戌崔相又
上劄請祔太廟時金相復為相又與尹昉及三司廷爭之
上怒又竄金相竄臺諫金光炫李尚質尹鳴殷于北塞黜大
憲姜碩期大諫趙廷虎等于門外新大諫俞伯曾大富　李聖
求竄　上意甚確排僚議請祔太廟從之 荷潭
崔有海在登州時與宋戶部献論禮戶部貽有海書曰　余
在同年與鮮使者甚驩細聞該國禮義　天下且審國王以
昭敬王之孫張義奠邦而厥考辭世不能如唐玄宗之尊父
其茹痛固也上欲追孝下守經常擇執中宜信曠古之徽也然

以余揆之豈無義起之禮天無二日人無二尊既為人後又隆所生則是二本而不之爀則如不義何若無所後父子大倫天地定位不叙昭穆如非禮何特重大宗者降於小宗以義掩恩也國君取支子入承大統則義重君臣不敢以私恩躋大宗也若無受國之恩而身纘鴻烈直紹祖統則尊父承祖乃所以尊祖叙倫非徇私恩儔也開國則謂之祖中恢則謂之宗百世不遷則一也功光祖宗何可旁其等追王達孝祭以天子之禮著在聖訓人臣將順之亦一道也以兄紹旁稱以父子於天倫錯矣 皇明定制豈非百世之則予大綱既正則萬目舉矣求於心之安可矣某年月下自稱金陵病

夫云時有海惆於時訒不敢發之公適得見之乃陳劄以進
崔有海亦陳劄自辨時臺諫以有海敢以朝家莫重之禮私
相問難於華人論以削去仕版又以許禰承時希望屢度陳
疏妄論莫重大禮論以削黜公乃上劄以下之畧曰昔者延
陵季子聘使於周尚且論樂於周家之庭而未聞以妄自論
樂非之者今崔有海有意於定大禮明大倫偶爲論禮於戶
部則禮與樂奚異焉且在　宣廟朝贈判書臣趙憲亦爲奉
使天朝與中朝士人互相問答燕採中朝典禮而來欲遵中
華盛禮人皆景慕迄今稱之况我朝禮樂文物皆慕效中朝
如有朝家難處之禮問答於中朝之知禮者有何私交之嫌

乎若以聞此公議不即上達而罪之則可也以論禮於華人為非則有海必不服矣　上答曰省劄具悉予意已諭卿其深思　又下批曰卿等力言此事而予愚無知識且畏不許者衆未定大禮今觀宋戸部論禮之文可謂不謀而同今日始信卿等之識禮也大抵此事求之千古絶無其儔而援比不類籍抑太甚人或以追崇為言則怒目相待恣意排擊此豈偶然計哉兩司之論劾崔有海亦有深情予宗慚靦而薄其為人也噫欲尊父母人子常情不得與無財至痛得之而不得尊亦至痛苟無是心則非人也雖然人皆憤怒慢言蜂起則是欲尊而反貽辱也且　先君無德予亦無功廷臣之

不敢言而敢 怒宗由於此予安敢排衆議而強請裁天朝公論雖如此予不敢靦然開口卿知此意勿使予得罪於臣鄰

延平日記

推恩所生猥陳縁情之懇歎號有隕獲紓申命之休撫躬若驚蹐地罔措伏念禀資庸昧蹤跡遐荒承祖先之遺基失墜是懼奉家庭之貽訓忠貞自期顧惟父母之劬勞未加名數於泉壤守藩殆逾於十載服罷何安顯親遑際於昌辰疏榮此極縱徽典章由於成化而洪造特出於 聖衷綵綸誕須光增民社之重雨露普施儀備壼闈之常感激之餘涕淚以継伏遇仁周錫類教本明倫囿萬區於元和如天燾物齊群

品於秩禮傳海同風致令微軀得伸至願敢不荷戴殊渥夸
輝徧邦喘息尚延詎懈移孝而報德桒榆雖晩庻擬敵愾而
效誠 提學洪瑞鳳

乱

湖關寇亂

宣祖癸巳十二月鴻山人宋儒真嘯聚賊徒傳檄悧掠而北有云王惡不悛朋黨不解賦役繁重生民不安至有鷹揚牧野雖有愧於夷齊吊民伐罪實有先於湯武等語或稱義兵將李山謙爲山謙詣撫軍司自明收以殺之 上命領相柳成龍入宿禁中成龍曰當此危疑之際遽命大臣入衛恐益駭衆心 上曰卿不自愛獨不見武元衡之事乎甲午正月儒真及吳允宗金千壽李春福李秋金永等坐誅捕告人洪瑀洪慤皆加堂上荷潭

○天啓丁卯九月二十八日江原道橫城人李仁居聚徒黨

百餘人突入本縣結縛縣監李擢男悉發軍兇諸具爲犯京
之計原州牧使洪霙上疏告變仍發兵捕治李仁居樞之孫
也光海時自京挈家寓於橫城力耕而自給爲人戇愚不與
人往來 仁祖反正士論以爲仁居知世乱隱居超拜六品
職仁居亦以隱者自處見人推許自高其才世上無難事見
靖社勳臣當國所爲不厭人心遂有不測云云 荷潭 ○十月
初二日洪霙發原州兵分三路進攻仁居四父子及黨類俱
被執事聞朝廷慮其熾盛徵發近地軍兵分守要害京城戒
嚴發遣宣傳官于三南整勑軍兵以待警報監司崔睍初聽
仁居面陳逆謀置而不察橫城之變亦不馳啓自知所失竄身

逆匿發遣三廳衛士跟捕方仁居作乱之日上疏云臣有精兵數千請先斬主和之奸以清君側之惡因奉　聖旨往征虜穴以雪國恥云○曰朝旨三南兵使領軍兵境上待變○崔晛被拿仁居等正刑録昭武功臣豊寧君洪寶等四人崔晛以其子山輝叅寧社勳减死安置鍾城後會盟叅時晛蒙放 雜録

○崇禎戊辰正月初三日竹山居前府使許禱上變告許適等期以明日犯闕備局發軍卒與上變人許選等潛守東南門是夕逆徒分八各門盡被捕摶崔山輝亦告柳孝立等逆狀分遣都事並拿各人等鞫問皆承服或云受密旨于江華

使仁城擧義或云 慈殿密旨傳仁城並正刑雜錄○柳孝
立希奮之兄子也謫堤川與大北餘孽網漏者密復光海仁
居相通往來丁卯冬仁居見監司崔晛極詆當國者之罪言
辭甚悖晛以為狂戇憤時之言不以聞數日仁居率十餘人
詣橫城倡言起兵其意張若發言則人必影從也縣監李擢
男棄縣而逃往原州原州牧使洪寶卽令數十人馳往仁居
獨坐縣館其徒皆亡去寶縛送京師莅斬于市上議于相臣
申欽等命錄寶功臺諫言仁居言辭悖慢而已無發兵之事
洪寶無功可錄語侵大臣欽大怒上疏辭職以寶為忠勇無
比 上從欽言賜洪寶等勳曰昭武孝立遣其子及黨入京

締結宦官宮女約以　仁祖戊辰正月四日夜擧兵犯闕許
逌與謀逌禑之從子也禑知狀馳書于洪瑞鳳崔晛以不發
仁居之罪繫禁府羅卒密言于晛子山輝曰今日監司當出
獄山輝問其由羅卒以孝立謀言之山輝大驚急往告于沈
命世瑞鳳命世等以聞是四日夕也朝廷大駭金吾郎四出
建捕而發都監兵設伏于三門外以俟許逌等載兵乗夜
入來皆被捉孝立及從弟斗立就服而斬録許禑等寧社勳
瑞鳳山輝皆與焉 荷潭
○教中外大小臣民書　王若曰國家不幸逆節屢起於封疆
君親無將大衮幾生於肘腋刑章昭擧慶澤旁流粤予眇躬

承玆亂緖奉母妃而復位彝倫式明黜罪人以正名大義以
揭允於刑政之際每以寬大爲心自非大憝元凶負犯倫紀
莫不同仁一視曲加生全豈料凶孽之餘敢稔逆亂之計逆
賊柳孝立鄭沁尹繼倫等以天賦之梟獍爲內來之廡求或
附托權奸以廢母戮倫爲己任或攀緣肺腑以逢君誤國爲
事功惡貫已盈罪難逃於誅殛寬恩荐被身自放於田廬罔
念戴天讎懷吹主謂神祇可以欺罔謂宗社可以覬覦交關
廢人傳密書而相應連結王子聚家僮以爲兵託讖緯而煽
動人心通宦侍而狙伺禁掖擬逆豎於諸葛指巨魁爲聖人
宮中行鴆之計吁已憯矣太廟放火之說是可忍乎計議已

戍部分畧定造謀實自前歲擧事期在朞朝危哉禍機迫於
片餉幸賴天地之黙佑遂有忠良之炳幾發其陰謀醜類悉
就擒縛加以嚴刑情欵應時供輸國有常刑予敢容貸已將
逆賊柳孝立喪希度許逌柳宗善柳斗立安集中李友明鄭
遴鄭振趙憲立李暘喪允金應彪金應獅金世益金永起王
石金男貴希等並依法正刑遣官[illegible]告于太廟乱臣賊子何
代而無極惡窮凶莫甚於此旣快臣民之憤爰推雷雨之恩
於戱順吉逆凶是為常理陽舒陰慘莫非至仁故玆教示想
宜知悉○三司合啓請㭍按法處斷　答曰予意盡諭頎勿
更煩○百官啓辭同

○大司諫鄭蘊上疏畧曰前車既覆後車可戒試以前後較之弟與叔孰輕孰重永昌之蒙無知識而出於賊招仁城之跡無疑似而出於賊招孰寃孰不寃乎曩時之請殺永昌今之請罪仁城果孰是孰非乎若不問義理之當否形跡之虛實而一以賊招而已乎則逆獄之興殆無虛歲仁城雖除豈無仁城先王之子噫盡之矣又曰殷鑑不遠只在廢朝若使廢朝雖有昏乱之政而不殺同氣不廢母妃則雖以　殿下之至仁盛德不能一朝居此位也　答曰卿忠直之論予甚嘉悦○賓廳二品以上啓辭　傳曰予從前曲護期使安全邦運不幸又遭此變俯仰慚愧無以為心私情雖重公議難遏故不

得不勉從今姑出置以絕窺覦○以禁府啓辭 傳曰濟州太
遠置于珎島○宗室及百官廷請 答曰此外加法决不可從
○軍資正許穡上疏曰臣當其許逌率衆上京之時臣㐧禊
與臣晝夜謀議禊曰當使子還達夜馳往則可及逌未到之
前矣曰招姪女婿前判官黃縉欲與還俱去云則當議于厥
父遂還其家其父名姓年老剛直人也聞言怒罵曰國家有
變臣子馳告一刻爲急汝尚何敢走送于臣問逌動衆臣報
以實狀且致書于縉曰若使逌事不實則吾與汝受罪甘心
事若灼然則宗社賴汝之勞而安焉豈不幸哉毋遲姓元遂
驅送縉一則致書于洪瑞鳳一則致書于金墍令從山峽間

路達夜馳進鷄鳴至三田渡人馬顛踣投入李厚培厚源家先送厚培於洪瑞鳳家厚源於金瑬俱傳臣小札選縉暫歇人馬同進于瑞鳳家瑞鳳即傳通諸將相瑬卽徵會褊裨軍卒一以戒嚴一以捕捉凶黨崩潰逌率旁就戮不得遂其凶謀且斗堅逌之心腹令募聚金振拜得拜申瑞檜將應其募得拜乃性元孽女壻也夜往禀定性元驚竦頓足責以大義令混往逌衆詗其虛實奔告選等于瑞鳳家斗堅既失三人則莫知所為踵來而窺覘瑞鳳令人縛之盡輸其情瑞鳳解其縛而送于金瑬致此四人于備局曰以獲其軍兇執其徒黨成其獄以是言之賴禊與性元得以上變賴瑞鳳及瑬得以

弭變竟致克戡臣何功之有　答曰爾為元勳少無不可勿
辭○錄寧社功臣陽陵君許穡等三十二人○愚伏為都憲
啓曰錄勳之數至於三十二人之多其無功而濫錄者四分
之三至於推官之並錄作俑於乙巳權奸之手不可為法已
丑之事雖出於　先王特敎而一時主公論者極力爭之以
為不可許穡何得妄有陳請乎請中外首告者若干人外冒
錄者盡行削去洪瑞鳳沈命世等得報後遲留日夕始令告
者自為上變欲避告變之名幾誤大事請命罷職洪瑞鳳削
勳後蒙允○五月十八日答合啓曰予為宗社不得不勉循
公議噫骨肉之不相容予常痛嘆不啚今日忍為此事是豈

予宿心於痛恨悲惻直欲無生
○傳旨光海時逆賊河仁俊上疏請廢母后引胡氏誅武后之說曰誅之可也斬之可也光海下此疏令宗室百官收議珙議伏見儒疏無非為君父忠誠安社稷之大計亟從公論以安宗社云今年正月逆賊許遴承服招內李友明問於許遒曰當推戴何人遒曰得聖人矣身曰聖人誰耶曰仁城鄭沁承服招內閔澍往堤川柳孝立家謀立仁城使孝立為外援安執中承服招內仁居變未出之前往見鄭沁則曰有一諸葛亮方當此事蓋指仁居也矣身曰澍言於我曰仁城我族也常懷憤惋之心金應虎仁城婢夫且家臣也與內官裵

希度當先入闕內擔當闕中之事金世益承服招內文官金
鐸云廢主復位傳位仁城柳孝立承服招內矣身謂澍曰仁
城有奴九十餘名使江華哀痛書傳云大臣而舉事則孰不
從之十二月澍來矣家言仁城已受慈旨云柳斗立承服招
云鄭泌謂矣身曰圖復舊主仁城力主柳宗善以柳忠立奴
得只為江華通書之路今亦送書顯通告報曰受圍中書傳
仁城仁城受之河永男承服招云初四日夜聚于鍾樓舉兵
犯闕推戴仁城柳孝一承服招內前年變乱 大駕若於十四
日出郊仁城同行則昏夜欲為舉事而 大駕退行仁城隨
慈殿先往江都以此事不成安友善承服招內問八字於盲人

李逢春則云甚好正月初三日為吉御營將官具山斗都監中
軍李繼先為內應閔對先迎廢主為上王傳位仁城李秀香
招內丙寅九月下去原州到鄭沁家與僧曇華同宿華曰讖
記云辰巳得仁城矣身問宗善曰仁城得志廢主何以處之
宗善曰處壽聖宫以仁城可為養子云前後逆招狼藉如此
交通圖裡矯誣慈旨尤極兇憯　慈殿震怒再下嚴旨百官三
司宗戚京外韋布連章請誅予自幼時痛恨王親之難保讀
古觀今未嘗不長吁垂涕邦運不幸逆變累起賊招中每擧
珙名而予上念先王下牽至情曲貸容護者殆非一再今則
事異前日不軌之跡未為昭著數月之內大獄継起予為宗

社不得不勉循公論使之自處下義禁府〇遣禁府都事李
仁俊于珎島處珙 傳曰中使一人以喪事看檢事珎島下
送喪柩上來時各别護送妻子給馬上送事三道監司處下
諭又曰三司争論仁城妻孥濟州定配 雜錄
〇李夢鶴者京口賤孽也落托無行為其父所黜往來兩湖
間韓絢之為選鋒將也隷其軍 宣廟二十九年丙申七月
夢鶴起兵于鴻山擄其守尹英賢又擄林川郡守朴振國人
心瓦解無敢拒者連陷青陽定山鴻山林川等六七邑韓絢
知事不成不應夢鶴進逼洪州牧使洪可臣事出不意束手
無策但閉城而已都元帥從事官辛景行適至檄召水使崔

湖領兵入城人心始定城守盖堅夢鶴之初起也狂其衆曰
金德齡與我有約都元帥水使亦皆通謀必響應衆以為然
及頓兵洪州衆見水使入城始知其謀兵氣沮喪夜未半軍
潰英賢跳出至城下呼曰賊兵潰散願亟出城中不信命縛
英賢以入曉而視之則無所見矣城中始縱兵追擊多俘馘
其下林億明斬夢鶴以獻韓絢亦事覺而誅録淸乱功臣洪
可臣等四人
○金德齡光州校生也有勇力自稱遁甲李貴信之薦于撫
軍司曰觧捕逐龍虎飛走空中智如孔明勇過關羽世子召
見奬勵拜翼虎將軍　宣廟命改其號曰超乘將軍於是一

國聳動以為神將德齡亦自信不讓其實使酒狂怯不可用
也對城壘三年無寸功卒以匿名為夢鶴之黨所引考死荷譚
○許筠草堂曄之子也文章獨步一時而輕薄無行見棄於
士論沈滯下遼光海政乱附會爾瞻蟣虱宮禁驟躋叅贊遂
生不饜之心戊午年間屢警初作天下兵動我國逼近建州
人心汹惧筠詐作告急邊書又作匿名書言某地有逆賊某
日當發恐動城中每夜登山呼曰城中人能出避則可免池
魚之殃人心驚惧莫保朝夕都下人户十空八九使其黨河
仁俊見持平韓明勗曰有匿名書粘崇禮門必有兇賊候隙
者天尚未明難見文字之時明勗心甚疑之俟天明詣闕到

崇禮門見壁書則果仁俊所言者乃請鞫仁俊仁俊與其黨
玄應旻一一引服鈎及其黨與皆就獄爾瞻恐鞫鈎則辭連
於渠以為仁俊等皆就服更無可問之情直請斬于市金闓
扶死元悰李瑩等竄癸亥反正悰瑩皆斬于市 荷潭

敎昭武寧社兩功臣會盟領軸書　王若曰人臣竭其忠勞
旣著於常之績國家報以慶賞爰甲帶礪之盟式敘彝章仍
敷大號念予藐質叨承丕基政敎失宜生民不廸常性威靈
未振逆節屢犯邦刑雖云否運所關罔非涼德之政徂玆草
莽之妖竪敢逞梟獍之禍心罪狀朝廷意實在於非望覬覦
守宰勢已成於難圖幸賴良牧之奮忠兼藉諸將之協力掃
蠭蠆之搖毒遂靖一方執鯨鯢以行誅用殲元惡神人洩憤
京輔解嚴以及孝立之烏㣲實與仁居而締構連結宦侍稔
謀於肘腋之間扇動禁兵伏戎於爪牙之列犯闕之期垂迫
焚廟之計將成眷言忠貞悉出疎遠炳先幾而刺察摘伏如

神爲勳宰以周防狂奔盡氣陰謀既破大難自消九鼎無虧
施之虞五廟有靈長之慶縛胡倩於傳舍事同廣將之禽姦
拒霍氏於禁門切擬平通之言狀茲皆社稷是賴宜荅封爵
之恩列三等以疏榮揭二號而錫命賚以田民苐宅施及祖
考子孫告于神祇共牲書之盟歃畵其形象煥麟閣之丹青
畢舉禮儀皆遵舊典於戲君臣一体上下同休克全始終保
寵祿而不殆爰及苗裔與宗祏而無疆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瑞興府自丁林巨正聚合同黨始則明火作盜終則白晝截路至於打破獄門碎囚刑吏爲守宰者力不能捕其黨潛伏京師禰通事機其所屯聚不全一處或作賊於都城近地或遠徙於關西初境朝廷不得已遣南致勤設法攻捕經兩月之後方纔捕獲時議以南之行軍頗過嚴酷然非南則終不得捕矣稗官雜記